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0n1402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示徒眾
    - 示徒
    - 示眾
    - 結夏示順心庵眾
    - 示同學
    - 示山居徒
    - 示發菩提心眾
    - 冬安居示徒
    - 示眾
  - 日資須知
  - 警孝
  - 天目山開佛光明佛事
  - 即休歌
  - 覺喜泉記
  - 偈頌
    - 勸念阿彌陀佛
    - 懷淨土
    - 生老病死(總頌五首)
    - 立志
    - 辭住院
    - 寄人
    - 示高麗王
    - 湛然即事
    - 病中寄友
    - 示頭陀苦行
    - 示喜禪人
    - 山舟(十首)
    - 天目四時(春夏秋冬)
    - 贈徑山旨曹溪
    - 贈與雲谷(客東林)
    - 寄陸全之(避大覺寺請)
    - 贈道士張友梅

- 福慶幽居
- 虎溪夜話
- 宿天池寺
- 山中(春夏秋冬)
- 春謁龍池
- 夏隱蓮峯
- 秋登絕頂
- 冬倚師岩
- 春
- 夏
- 秋
- 冬
- 幻海(五首)
- 題雲海亭(四首)
- 示一禪人(五首)
- 遠谿雄上人求加持布衣為說偈
- 為烈禪人袈裟加持
- 無隱
- 遠山
- 雪谷
- 梅谷
- 愚叟
- 拙菴
- 無相
- 古木
- 海耕
- 滄海
- 捷翁
- 石榴
- 寄朱高岡
- 贈謝壺天
- 贈靜居士
- 送僧
- 和瓶梅
- 華藏雲海亭
- 禮惠照大師塔
- 山中訪隱者
- 山行

- 山居
- 賀靈隱燒香侍者
- 贈全居士(母骨)
- 送雲溪住九品觀
- 廬山道友之江西
- 贈誦蓮經
- 贈血書蓮經
- 血書華嚴經
- 血書金剛經
- 寄義斷崖化緣
- 寄天柱長老
- 龍池菴山房
- 朗上人竹房
- 妙喜山前泊舟
- 夏日村居
- 金陵道中
- 贈僧行脚
- 為道日損
- 題妙湛無為塔
- 贈在別山
- 立玉亭偈(并序)
- 東天目昭明院四軸

◦ 歌
- 頭陀苦行歌
- 托鉢歌
- 行脚歌
- 自做得歌
- 紙襖歌
- 水雲自在歌
- 松花廩歌

◦ 示禪人
- 示正聞禪人
- 又
- 示懷正禪人
- 示規禪人
- 示業海淨禪人(嗣法於師)
- 示雙運寺寶監寺
- 示田侍者

- 示本色道人
- 示禪人
- 示海東諸禪人
- 重陽示海東諸禪人
- 示海東可翁然禪人(住京師南禪寺)
- 又
- 示靈叟古首座(住豐州萬壽)
- 示海東淵首座
- 示無地立禪人
- 示夫上主
- 示宗己禪人(住常州法雲禪寺號復庵法嗣于師)
- 示雄禪人(法嗣于師)
- 又
- 示日本元禪人(住京師真如禪寺號古先法嗣於師)
- 示聖門哲禪人(住京師真如禪寺後號明叟嗣師)
- 示字海文侍者
- 又
- 示定林了一上人
- 又
- 示意禪人
- 示因禪人
- 示然禪人
- 示妙然禪人
- 示玄禪人
- 示牧上人(病中)
- 示逸禪人
- 示英禪人
- 又
- 示廓禪人
- 又
- 示榮藏主
- 示澄禪人
- 示海東空上人
- 示薰禪人
- 示圓禪人(因受戒)
- 示碩禪人
- 示丘淵二禪人
- 示素禪人

        - 示運禪人
        - 示祖禪人
        - 示良遂禪人
        - 示幽禪人
        - 示日本中浦居士
        - 示日本平親衛直菴知陟居士
        - 示薰禪人
        - 示月菴歸一居士
        - 示寔上人
        - 示頭陀道者志成
        - 示本淨上人
        - 示逸上人
        - 示養直蒙首座
        - 示偉禪人
        - 示恩禪人(因受戒)
        - 示無我敬禪人
        - 無我
        - 示南徐松禪人
        - 示會庵嘉禪人
        - 示無隱晦禪人(住南禪禪寺法嗣于師)
        - 又
        - 示足菴麟上人(住京師萬壽)
        - 又
        - 示逸禪人
        - 示玉溪鑒講主
        - 示勤江魏公信士
        - 示栢西庭禪人
        - 防情復性
    - No. 1402-A 天目中峯和尚懷淨土詩(一百八首)
    - No. 1402-B 中峯和尚和馮海粟梅花詩百詠
    - No. 1402-C
    - No. 1402-D
    - No. 1402-E
    - No. 1402-F
    - No. 1402-G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02
天目中峯廣慧禪師語

示徒

佛印元禪師痛諭文，其略曰：一念靜心，終成正覺，蛙步不休，跛鼈千里。器有利鈍，根有淺深，及其成功一也，獨在乎發憤立志而已矣。吾今痛諭道俗，當知四易四難。何名四易？自己是佛，不用別求師資，若欲供養佛，只供養自己，一易也；無為是佛，不用看經禮像，行道坐禪，飢飡困臥，任緣隨運，二易也；無著是佛，不用毀弃形體，捐弃眷屬，山林市井，處處自在，三易也；無求是佛，不用積功累善，勤修苦行，福慧二嚴，元無交涉，四易也。何名四難？能信一難，能念二難，能悟三難，能修四難。夫信因果，可以為小信，不可為大信，然猶疑者多，信者少，信而不疑者，率千百人中有一二人耳，何況頓見自性，一超直入如來之事乎？千經萬論，奇踪異跡，種種留在世間，只為人無信心，眾聖慈悲，廣施方便，開曉群迷，令其由信門入，盖有其信者必行之，此信之所以為難也。十二時中，惟欲念念不忘，行時行念之，坐時坐念之，起居動止、語默臥興時皆念之，治事接物乃至困苦患難險危之時亦皆念之，其身如槁木、如頑石、如死屍、如土偶，唯心心在道，應答於人如癡如醉，聞聲見色如聵如盲，所以喻如猫捕鼠，心目一於注眎，少怠則失鼠矣。如鷄抱卵，暖氣貴於相接，弃之則不成種子矣。此念之所以又為難也。念道本於持久，悟道在於須臾。因緣未熟，時節未到，機關屢啟，無所遇也。因緣既熟，時節既到，雖形聲不接，忽現前也。未悟者難與言已悟之見，如生而盲者，語以天日之清明，彼雖聽不可辨也。已悟者無復踏未悟之迹，如寐而覺者，使其為夢中事，彼雖憶而不可追也。參學之士，要當以悟為準。此悟之所以又為難也。未悟常須憂念，已悟益須持守。如擎盤水，如執至寶，如護目睛，如踐危險。若對君師，是持守之道也。持守者，修之也。見道方修道，不見何庸修。有問者曰：已悟矣，

寧修為？則應之曰：多劫薰習，未遽除盡，惟宜修之。修到無修，然後同於諸佛。此修之所以又為難也。故不知四易者，可使為善，不可使入道也。不知四難者，可與譚道，不可與進道(云云)。師曰：文中言念道之說，即今所謂參也。其四難，最初言信為難。所云信者，欲其信前之四易，後之四難也。然此信心，慎不可苟而得之。一憑自家多生親厚般若之力，次憑日用念念痛為死生大事之正念，深入骨髓，無斯須少間。且信既如此，則所參之話，不翅飢人得食，寒者得衣，雖強使其放捨，終不可得也。其參道之心綿密，更無不悟之時。譬之行路，朝趁之，夕進之，安有不到之理？謂悟者何？乃悟前四易也。此四易苟非悟入，皆名妄解。今人例以聰明之姿，不待悟入，遽以四易之說，領略在識量中，自謂實證，便捐福惠二嚴，俱無交涉。極理之譚，未嘗不是。殊不知不曾悟入，墮在識量分別中，終日說食而不療飢也。且悟既不真，如人未曾親到家[這-言+(序-予+手)]，便欲於途路中作屋裏活計，可乎？不可乎？由是知道既不悟，其修之為難也必矣。一種是開示後學。惟佛印和尚四易四難之說，深切著明。堂中諸學般若菩薩，皆是遠離世間種種受用，來此甘心寂寞，靡有不言為生死無常大事者。虛延歲月，豈忍為哉？文中謂如猫捕鼠，少怠則失鼠矣；如鷄抱卵，少間則不成種子矣。斯言可信，望同興志力，早悟厥躬。明本今夏臥病，不能與諸兄道論，故引此告之。光影如流，毋貽後悔。謹言。

示眾

洞山過水，玄沙度嶺，太原聞角，與釋迦夜半覩明星同一箇時節，即今在諸人分上無絲髮少欠。昔臨濟、德山熱喝痛棒，眼不耐見，覿面提持，流落叢林，翻成途轍。天下叢林說禪，浩浩地承虛接響，互相熱瞞，藥頭到今轉不靈驗。　先師三十年身立壁立，惟務與學人整治箇事，揑定咽喉，不要你說，不要你會，亦不要你別生第二念，單單向所參話上立定脚頭，孜孜而參，矻矻而究，如遇怨

敵，如救頭然，外絕境緣，內忘情識，直待伊冷灰豆爆絕後再甦。你若未到此箇時節，斷斷不肯將相似語言引人入草。須知生死無常是大事因緣，豈根浮脚淺者所能超詣？今之人不體從上佛祖建立，一味趁狂情妄識，開口便要超過佛祖，逮觀其向道之志，略無半點真實主宰，方一霎時提得箇話頭少純，便裏私自慶，才被昏散擾奪，便惟道根鈍業深，偶遇目前些子違情，則嗔恚毒恨之心磨牙切齒而念念不息，或邪思異想起滅萬殊而自不知，狂醉伏心，將謂辨道之人理合如是，弄了三年五載，既不相應，瞥起一箇退心，打入無事甲裏，甘受輪迴，以此者滔滔皆是。或不如此，便將意識漁獵古今，咂嗽狐涎，欺賢罔聖，萬般造作，一味虛頭，墮落那邊，了不自覺。要求一箇穩帖帖地，三十年、二十年不變不異，向本參中不涉識塵、以悟為則者，如披沙揀金，於是叢林法道日就澆漓。你還知今日大開兩眼，向孤峰絕頂受佗信心人供養，況是自家負箇辦道人名字，尚爾狂妄怠墮而不自撿，焉知異時流入異類而不為互相吞噬、結業無間者耶？古者謂三途六慮，無量劫來又不是不曾經歷，在今生不知夙何善行，彼此狹路相逢，撞在七幅袈裟之下，早不離情絕慮、廢寢忘飡，過隙光陰憑何所恃？此山自開闢以來，遇冬寒立箇期限，要諸人向此期限中必欲要討箇倒斷，不是門[這-言+(序-予+手)]施設，亦非強自指陳，乃先德已驗之方，了諸人本具之事。如教中謂：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你但見佗前輩度嶺聞角悟明之易，殊不知未度嶺、未聞角已前之難，則與今人無少異也。苟知其難，則何道之不我集哉？藏主維那為見眾心懈怠，請予警勵。明本上座說話渾無鼻孔與人扭捏，惟以死生無常大事與真實為道之士勉爾言及，如不見信，一任問取諸方。

結夏示順心庵眾

今日一箇四月十五為之結夏，當知二千年前靈山會上亦有箇四月十五日為之結夏，自爾相延迨今，處處叢林不違舊例，九十日無繩自

縛，曰禁足、曰安居，殊不知本色道流自最初一念要決了生死無常大事之頃，此足於是而禁、此夏由之而結，以盡平生歲月，併之為九十日，不多不少、不減不增，必期與此事覿體相應，然後謂之佛懽喜、僧自恣之時節也。如其不委，只欲效世相流布，以禮樂規矩循守而不敢過越，是謂坐夏，不惟孤負佛祖，而亦埋沒自己者多矣。今日庵居十餘眾，各各是知有此事者，不肯自孤負、自埋沒，況當此法歲甫臨之頃，乘時奮起一片決定不退轉、猛利無間真實身心，單單提起箇無義味話頭，自最初一日立定脚頭，不得分毫移動，密密與之做向前去，一日要見一日功程，一時要見一時應驗，自上首一人至最後一人，遞相警策，彼此琢磨，不雜緣，不妄(作不共語不異)念，不隨物轉，不逐境移，不循古矩，不存新格，不厭凡，不慕聖，乃至一切俱不為單單，只要己躬下一著子明白，忽然被你冷地透脫，方知九十日只是一平生，一平生即是九十日，以至二千年前不異今日，今日不異二千年前，鉤鎖連環，了無間斷，是謂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之時也。苟或不爾，只箇順心菴，無異二鐵圍，勿謂安居無事，因循九夏，逆知其平生之志願之不遂，於斯可見矣。菴主寄紙來，請為眾警策之語，以大事究之，不惟眾人，庵主亦自照顧。

禪是諸人本來面目，除此外別無禪可參，亦無可見，亦無可聞，即此見聞全體是禪，離禪外亦別無見聞可得。諸人聚首於此，各各有一則不了公案，藏之肺肝，甚非小緣。十二時中莫錯用心。好古者道：參禪學道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除此外又何所為而不名錯用心？即此事且置之不問，只如諸人各各胸中自有一本古清規，且不要犯他苗稼。且如五更堂前板響起參時，便是不要洗面，也須隨眾下地走一遍了，伺候大眾入堂時，則上被位端坐，但聽開靜板鳴，則摺被搭袈裟過鉢位喫粥。凡喫粥飯，須看上下，眾速則速，眾遲則遲，庶幾不動他人心念。況是起居動靜，各各有威儀隨之，莫道我是辨道人，大悟不拘小節，爭柰你未悟何？中間有不循

規矩者，無他，盖是為道之正念不切，所以動成麤糙，破犯律儀，自失正因，起他輕慢。此諸人各自體察，如巡堂法，痛為生死大事未即明了。如恐虛延歲月，被人打一下，不問自家困不困，如飲甘露，當奮起勇猛，極力向前，豈可返生嗔恨而懷報冤？此豈理耶？生死無常，是萬劫刀割不開、鋸解不斷底一段惡習。在今日既肯發此最初真心，高栖窮寒之頂，恨不得延一日光陰，為十日立定脚頭做去。凡見日落山時，深生嘆惜。又過了一日也，道業未辨，眼光落地，畢竟將何酬報佛祖檀越？直待手忙脚亂，何不趁今日病未及體時，早討取箇倒斷？(明本)上座所見如此，且不會為人打爛葛藤，但只如此從實相告。本欲聽諸人過菴道話，適有西山之往，重煩藏主代白一遍，各自究心，切莫容易。望謹整精神，早求解脫，亦不聽無時度水，過山相尋，於道無益。

示同學

翹足讚佛，捨身求偈，辨王位而求乞，皆黃面老爺曲為後來做此樣子。從上諸祖，草衣垢面，澗飲木食，動是一生不與世接，兢兢業業，克荷斯道。思之豈為今日之難，在古人猶不易也。我輩何幸生此法中，企仰古人，日劫相倍，詎可安居暇食，苟從妄情而肆荒逸，無益法門，有辜負先志。光陰瞥爾，因果歷然，各自究心，毋貽後悔。

示山居徒

學道惟要痛念生死無常之大心不退，此心若不退，更無不明大事之人。此箇為死生大事不退，即此便是第一方便，更無方便過於此者。道在一切處，道亦不在一切處，但是你為生死大事不退，城市山林，獨居眾聚，皆是進道之時。你一箇為生死大事之心不諦當，不堅密，城市則被鬧奪，山林則被靜障，獨居則口食相煎，眾聚則是非境緣相雜，俱不相稱。所以古人云：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

切。此箇為生死大事之心真切，久遠不退，雖終身在十字街頭乞食，總是心空及第之時。如今你三人在山中住，但一切不要造作，有飯喫飯，無飯喫粥，工夫做得做不得，道業成辨成不辨，只由你自心，究竟不從人得。

示發菩提心眾

菩提心是梵語，此云道心。諸人若無向道之心，今日決不肯來此高高山頂摩裩擦袴，晝夜勤苦，取究死生。當知此箇道心，遠從多劫之前已曾發起，只為心多懈怠，意逐攀緣，未由取證。逗到此際，正宜剪斷眾緣，休息萬慮，單單提起箇所參話，向三根椽下盡其形命，一生了辨，不為分外。此箇正念不能堅固綿密，孜孜保任，更欲瞥生情妄，再要發菩提心，是謂虛妄顛倒，忘失正念，向外馳求，違背真心，與道懸絕。莫說只發一遍菩提心，便是日發千遍萬遍，不如一念保任所參底正念，更欲誦經禮拜、披陳懺悔等，盡是逐妄隨邪。豈不見教中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當知實相亦無念者，只是你信得有死生大事，十二時中提所參話，如救頭然，念實相底影子幻者，如有一字相誑，自甘永墮拔舌地獄。請異庵悅眾白之，要發菩提心之人，望各各放捨，專心辨道好。某拜白。

冬安居示徒

早間忽蒙首座過門，謂長期方起，冬至將臨，警勵策勳，眾心渴仰。然應時提唱，諸方大有規模，本上座不惟行解全虧，況是素不曾作此模樣。尋常諸公以死生大事未即明了，據其己見，每與較量，特不過遞相警策耳，今日未免重添注脚。切思　先師老和尚為此大事，深臥窮山二三十年，惟將箇無義味話頭與人咬嚼，決不肯效諸方，將成現相似語言，教人隨語領解。當知死生大事，是無量劫中自迷自惑底一種妄習，今古與八識五蘊念念遷流，起為愛憎，動為能所，粘骨綴髓，極未來際，永無有自了之期。苟不奮一片決

定真實信心，向脚跟下悟去，自餘功用俱落異途。由是不柰何學者墮於昏沉，流於散亂，以八十日立為長期，欲諸人屏除心念，蕩滌外緣，斷絕妄情，純一無雜，單單究此事。所云期者，廼相約之義，必期成佛作祖，必期及第心空，必期超越死生，必期續佛慧命。或不與所期相應，便是過此八十日之期，亦不肯懨懶而休，須做一回倒斷，方不孤弃舍世間。來此孤峯絕頂，駢肩接踵，守此荒寒，原其所來，豈在今日？二千年前，靈山三百餘會轉大法輪之時，現前大眾皆在老釋迦口唇邊歷歷聽受，乃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諸大祖師互相演唱時，諸人亦未嘗不在。或不具此深遠根本，今日決不能操大心、弘大志，要了此生死大事因緣。從上好時節，諸人等閑為箇懶墮懈怠，日復一日，逗到此時，未由超悟。豈謂今日遭逢此克期取證之時，更不向所參話上極力提撕，盡形體究，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早求解脫。又復為懶墮懈怠之舊習之所障，方走上蒲團，藏兩脚於袴中，縮雙拳於懷內，又以帋被通身包裹，但知安樂，不覺困來。其巡堂人三回五度警省，略不肯少加精進。似如此參禪，要明心地，要敵生死，要脫略情塵，要勦除窠臼，莫說八十日，便是八十年、八十劫，惟增業識，但長癡迷，却步求前，焉能遠到？豈有志於一人與萬人敵者，當如是耶？豈如救頭然者，果如是耶？於此可驗諸人之道業不可得而成就者，必矣。何則？這裏是孤峯絕頂，無一點外緣，且是一箇箇皆是發真實為生死大事之心者。在此際不能奮發，則何處更有奮發之時？此事若非實參實悟，自餘皆是掠虛。如今有等人，多引證道歌・信心銘，乃至古人極理之談，如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之類，便教人以意識領覽在心，認此前塵，喚作本來面目。更教人一切平常無事去，謂之保養，謂之履踐，說著箇看話頭做工夫。遽引信心銘，謂執之失度，必入邪路。剛謂直指單傳，無如是事。殊不思其根殊器劣，或不使瀝乾情妄，死盡偷心，向萬仞懸崖望空撒手，只欲使其帶泥帶水，認有認空，總是自瞞，誠非究竟。本上座於此道，自是不曾夢

見。但生平信箇死生大事，非小因緣。今朝狹路相逢，不覺饒舌及此。所說無倫，幸希眾悉。

示眾

前日之晚，首座與維那到菴，言結夏在近，請為眾道話。一中本曾許在三兩日，有暇當請以過菴，點茶一杯，共語片時，以見遞相警策耳。不謂連值陰雨，路滑不便，使更過十二日，則兩山人事又爾交接，不能遂幻人遠避之心。思之，合堂大眾皆飽參之士，尋常到庵，未曾不蒲團上事相扣，安有結夏、解夏之為辨道時節？若以至理言之，最初發心向道時，此夏已曾結了也。十二時中，看箇所參底無義味話頭，未即決了，便是坐夏時。三十年、二十年，推到神消識盡，冷地裏忽爾猛省得著，便是解夏之時、自恣之日，豈以區區九十日為限哉？凡做工夫不靈驗者，往往只是偷心未死，所以虛延歲月，別無他病。若是偷心死於今日，則今日便相應；死於明日，則明日便相應。何謂偷心？但離却箇所參底話外，別見有箇自己，是偷心；於所見之自己外，別見有人有我，是偷心。做得純熟時，知道純熟，是偷心；做不純熟時，知道不純熟，是偷心。面前見有昏沉散亂時，是偷心；不見有昏沉散亂，唯有箇所參底話頭，與疑情交結不斷時，是偷心。但是看話頭處，瞥生一念子，不問是凡是聖，是真是偽，總言之，皆偷心也。忽有箇伶俐人，向予說處，總不相干，別資一路，為道為理，為見為聞，此又是偷心中之偷心。佛亦不可救藥，但盡得許多偷心，只與麼依本分，靠取箇所參底話，如泥塑木雕底，有氣死人，外不見有大眾，內不見有自己，冷冰冰地，絕見絕聞，如是守去，久之管取心空，及第者必矣。謾書此，以當庵中茶話本。上座且過山避人事數日，更不須尋問幻跡在何地，直饒尋見，亦不共語，幸首座維那白之。

日資須知

教中謂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又初夜、中夜、後夜，即古德所謂晝三夜三者也。又云：日不足，繼之以夜。本色道流，寸陰靡弃，須臾不離。日夜六時，寧無資助？謂日資者，總言二六時中之標準也。凡一日夜四次坐禪之際，宜各屏心絕慮，忘緣息念，深究死生，力窮道業。除大小便利外，不許共語，不許洗浣，不許補綴，不許看讀。乃至一應事務，非公界普請，俱不許作。凡上床下地，出堂入戶，如臨深履薄然。勿使隣單知覺，動其道心。自然內外相資，身心寂默矣。

警孝

偶同參過門，與夜坐達旦，忽曰：僕自遠逾鄉關數千里，二親垂老，其不奉音容者十有二年矣。因讀明教和尚孝論二十篇，獨不能無慊，劬勞罔極，何以報之？予曰：天下父母之於子，既養之，復愛之，故聖賢教之以孝。夫孝者，効也。効其所養而報之以養，効其所愛而報之以愛，故孝莫甚於養而極於愛也。然養之之道有二，愛之之道亦有二焉。食以膏粱，衣以裘葛，養之在色身也；律以清禁，修以福善，養之在法性也。色身之養，順人倫也；法性之養，契天理也。二者雖聖賢不可得兼，盖在家出家之異也。且在家不為色身之養，不孝也；出家不為法性之養，亦不孝也。是謂養之道二焉。昏而定，晨而省，不敢斯須去左右者，乃有形之愛也；行而參，坐而究，誓盡形畢命以造乎道，而欲報資恩有者，乃無形之愛也。有形之愛，近而易狎；無形之愛，遠而難親者也。苟不能本乎愛，雖近者爾有所不逮，而況遠而難親者乎？斯易難之二，由不可得而兼者，盖世出世之異也。世間不能盡有形之愛，不孝也；出世不能盡無形之愛，亦不孝也。是謂愛之道二焉。且效世間之養與愛，有間也；効出世間之養與愛，無間也。何則？謂有間，父母存則行之，亡則間矣；謂無間者，豈以彼之存亡二吾學道之心哉？父母謂形生之大本。且吾之形，豈特今生有之？思積劫逮今，輪轉三

界，其受形如塵沙不可數。所謂形生之本者，充塞宇宙，遍入寰區。凡接見聞，安知其非吾夙生之本也。計其劬勞，殆不可勝記矣。我之不思所以報，而累吾父母教入諸趣，備受輪迴，率未知已也。故吾聖人與大哀門，夜越王城，高棲雪嶺，乃申明其法性之養，無形之愛，以示人也已。四十九年之答問，雖詞原滾滾，浩無邊涯，未有之語，不本乎此。所以云，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弃恩入無為，真是報恩者之語，誠不爾欺也。道即孝也，孝即道也。不知所以孝，而欲學道者，是猶背濕而求水也。或謂吾不能預是道，惟能為色身之養，有形之愛，可以謂孝乎。予曰，此盖在家之孝也。世間之孝，吾黨之不預焉者，以投迹於空寂之門，覆形於方服之下。其有雪山大聖人出世之孝，尚未能彷彿其萬一。或一念有間，則二利俱失。所謂不孝，莫甚於此。故明教之所以作也。夫論之作，非苟餙其文詞，乃欲昭吾聖人出世之孝於天下也。俾外教不能議吾徒也，亦俾吾徒之未知者，懷其教而趣其道，不可斯須忽忘之也。或謂大圓鏡智，融混自它，未嘗有異，豈各所謂孝乎。予曰，爾徒知鏡智之不二，而不知孝與道，愛與養，俱不二也。自非神心廓悟，洞徹聖人垂教之源者，不可竊議也。誠以斯言擇之，庶見予與同參之不妄也。

天目山開佛光明佛事

大眾！還見　本師釋迦如來四大海清淨寶目，與菩薩大阿羅漢金剛正眼，交光相羅，如瑤絲網，綿亘古今，相續不斷麼？如其未委，(明本)上座今日開顯去也。師子巖頭日卓午，萬象森羅俱起舞。正宗樓殿倚天開，一會靈山耀今古。昔佛日於參天荊棘裏，建立不動之場；眾檀越向斬新條令中，開闢至靈之府。黃金像豈假塗糊？白玉毫不勞斤斧。三千餘丈天目雲林泉石，與丹崖碧嶂頓長精神；四方萬里象龍生鐵脊梁，與禪板蒲團互為賓主。大光明藏，靡隔纖

塵；淨法界身，不求伴侶。且即今開顯一句如何具舉？聖君福壽滿乾坤，古佛光明徧寰宇。

即休歌

道人之休即便休，不待朝暮并春秋，此休不隔第二念，只於當念機全收。有問：道人何緣休得速？生死輪迴如轉轂，自恨從前不肯休，枉被塵勞苦拘束。即今更不肯休去，意馬情猿攔不得，隨聲逐色如跳丸，瞥轉機輪無竟處。即今不休何日休？壯色不停如水流，古今多少未休者，髑髏堆積如山岳。休復休，更休休，任是北鬱單越，誰管南瞻部州？只將一箇大休字，千古萬古為同儔。你不見二千年前甘蔗種，走入雪山拖不動，等視富貴如冰花，更不打他三界閧。自從那時一休直到今，黃金裹面光嚴身，千葉紅蓮捧双足，不染世間煩惱塵。即便休來還不早，更不即休徒懊惱，世出世間一齊休，此時方達菩提道。休盡菩提道亦空，白雲壓碎須彌峯，到頭佛也不要做，從教四海揚真風。

覺喜泉記

識性之昏迷也，必期以覺；身心之煩惱也，必期以喜。昏迷則十二類即之而生，煩惱則八萬劫因之而續。其覺之至也，如日麗中天，法界不期照而照；喜之來也，如春回寒谷，草木不期萌而萌。人徒知覺喜為天下之道而競求之，而不知昏迷乃覺之源，煩惱乃喜之本也。能即其源而扣其本，到煩惱昏迷，覺之與喜俱無所住。於無所住處，大覺大喜，圓裹無外，充塞無餘，若泉之出于地而止於沼也。不澄而清，不濾而潔，明鑑萬象，圓受十虛，觸風則波，遇決則流，其寂湛之體元無所住，而亦無所不住者矣。　一山首座誅茅窮谷中，方憚其無水，尋而泉從地湧，乃目其泉曰覺喜。予因獻前說，而復告之曰：將使垢者濯於此，渴者飲於此，臨者鑑於此，則莫有不獲其覺喜者也。座曰：子之說，但知彼而不知此也。何則

然？覺自喜也，喜自覺也。使吾泉實有毫髮之意令其覺喜，則謗吾泉也；謂吾泉實無意於覺喜，亦謗吾泉也。而天下孰能審諸？予曰：然則如是說者，是謗耶？非謗耶？良久，汲泉煮茗，對坐忘言，月滿窓虛，光透波底。於斯時也，覺乎？喜耶？皆不可復議其得失者矣。

勸念阿彌陀佛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三世諸佛，證此心佛。
六道眾生，本來是佛，　只因迷妄，不肯信佛。
智者覺悟，見性成佛。　釋迦世尊，開示念佛。
彌陀有願，接引念佛。　觀音菩薩，頭頂戴佛。
勢至菩薩攝受念佛，　清淨海眾皆因念佛。
六方諸佛，總讚念佛。　祖師起教，勸人念佛。
捷徑法門，惟有念佛。　一代宗師，箇箇念佛。
古今名賢，人人念佛。　我今有緣，得遇念佛。
念佛念心，念心念佛，　口常念佛，心常敬佛。
眼常觀佛，耳常聽佛，　身常禮佛，鼻常數佛。
香花燈燭，常供養佛。　行住坐臥，不離念佛。
苦樂逆順，不忘念佛，　著衣喫飯，無不是佛。
在在處處，悉皆有佛。　動也是佛，靜也是佛。
忙也是佛，閑也是佛，　橫也是佛，豎也是佛。
好也是佛，惡也是佛，　生也是佛，死也是佛。
念念是佛，心心是佛，　無常到來，正好念佛。
撒手便行，歸家見佛。　一道圓光，即性空佛。
了此一念，是名為佛，　常住不滅，無量壽佛。
法報化身，同一體佛。　千佛萬佛，皆同一佛。
普勸有緣，一心念佛。　佛不念佛，失却本佛。
貪瞋嫉妒，自喪其佛。　酒色財氣，污天真佛。
人我是非，六賊刼佛。　一息不來，何處求佛。
地獄三途，永不聞佛。　萬劫千生，悔不念佛。
丁寧相勸，念自己佛。　急急回光，休別覓佛。
念念不昧，誰不是佛？　願一切人，自歸依佛。
回向西方，發願念佛，　臨命終時，親覩化佛。
九品蓮臺，禮彌陀佛。　得無礙眼，見十方佛。

懷淨土

七重樹影覆青霞，九品蓮胎孕白花。鐵壁銀山遮不得，眾生何事覓無涯。

茫茫三界輥埃塵，一念貪生是苦因。無上法王悲願切，猶將金色臂長伸。

終朝合掌念彌陀，舉念之間蹉過多。和箇念頭都颺却，全機獨脫苦娑婆。

四十八願水投水，十萬餘程空合空。只隔眼前聲與色，東西兩土幾時通。

六藝俱全美丈夫，盡堂終日醉相呼。要知不陷輪迴穽，莫負黃金丈六軀。

一十二時機未瞥，百千萬劫苦難逃。雖然身在同居土，誰肯低頭禮玉毫。

重重敢勝黃金閣，疊疊莊嚴白玉池。多少眾生無夢到，鑊湯爐炭自羈縻。

勢至常談母憶兒，同於形影不相違。自憐一箇彌陀佛，却把黃金鑄面皮。

仰扣當來父母邦，導師遙指在西方。草鞋不是無錢買，惟恨家鄉路易忘。

一尊古佛天來大，四色花池海樣寬，自是眾生無眼力，當機不隔一毫端。

生老病死(總頌五首)

恩愛縈纏與麼來，三緣和合住胞胎。鑿開混沌通身瑕，踏破虛空滿面埃。命若懸[糸*系]分母子，形同浮泡示嬰孩。遽忘赤白堆中苦，引著依前笑滿腮。

老來終日自嗟噓，頓覺因緣與世踈。語近不聞双耳聵，夜深無寢寸心孤。精神密耗皮先摺，筋力潛消骨盡枯。飜憶少年狂未歇，那知今日費工夫。

偶乖攝養病緣侵，未稟良醫日漸深。燈影沈空添寂莫，雨聲敲枕助呻吟。逢人有語惟求藥，對境無聊只擁衾。眾苦聚藏安樂法，惟堪哀痛不堪任。

火風地水忽分離，正是年窮歲盡時。口裏乍無三寸氣，眼前徒有萬般奇。業從識變非人與，魂逐緣飛不自知。拋却蘊空皮袋子，茫茫三界竟何之。

死生老病起何因，形赧縈纏古到今。觸境未能起有念，逢緣不肯契無心。業從必竟空中積，苦向元非實處深。眨眼便沉千萬劫，豈應虛喪好光陰。

立志

單單一味拍盲禪，枯淡肝腸似鐵堅。坐斷聖凡行正令，要明父母未生前。

辭住院

千金難買一身閑，誰肯將身入鬧籃？寄語滿城諸宰相，鐵枷自有愛人擔。

寄人

林鷄處處五更啼，啼到聲乾日又西。故國有家歸未得，無窮憎愛尚縈迷。

示高麗王

人生猶如幻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一息不來我是誰？

湛然即事

一池波影浸山光，中有禪僧萬慮忘。夜半屋頭松子落，湛然心地絕承當。

病中寄友

都盧三寸氣牽抽，要斷從教即便休。夢幻死生知幾許，我渾不著在心頭。

示頭陀苦行

雪山苦行古頭陀，夜越王城為甚麼？眼裏明星藏不得，二千年外定譎訛。

頭陀即是比丘名，苦行何時得暫停。壞色衣穿荷葉補，自從霜後日玲瑽。

頭陀獨讓老迦葉，兩眼空來徹骨窮，傳得破伽梨一頂，至今枯坐在雞峯。

比丘誰肯學頭陀，苦行纔行不較多。活業蕩除空到底，世間那事柰伊何。

鬖鬆短髮盖眉毛，住處惟甘守寂寥。脫却陳年烏布衲，展開双手赤條條。

閑忙動靜苦中苦，聞見覺知窮外窮。無地卓錐錐亦盡，逢人方好展家風。

化機展向富豪家，笑指黃金是毒蛇。轉作檀波羅蜜用，香風吹綻福田花。

破鉢盂兮沒底船，頭陀活計自相宣，青茆屋住千岩底，雪滿柴床夜不眠。

甘得盡生行苦行，頭陀之外百無求，束腰已辨三條箋，佛法從教爛了休。

世閒惟有頭陀好，苦行之餘又若為。三界眼空忘取捨，便如斯去更由誰。

示喜禪人

參禪學道莫因循，捩轉娘生鐵面門，是聖是凡俱喝退，直於無佛處稱尊。

參禪學道要真心，[拚-厶+土]死[拚-厶+土]生不顧身。捱到虛空邊底脫，十方世界一微塵。

參禪學道現成事，擬剔眉毛路八千，縱使披襟能領略，話頭依舊不曾圓。

參禪學道為生死，生死未明須急參，一箇話頭如不在，無邊生死又包含。

參禪學道要成佛，豈比尋常兒女嬉。今日便[拚-厶+土]窮性命，較之前輩不勝遲。

參禪學道貴忘機，切忌將心辨是非。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稀。

參禪學道在心傳，一大藏經曾未詮。聞見不能超象外，口開還墮語言邊。

參禪學道契玄微，盡大地人爭得知？不是箇中真種草，等閑移步便相違。

參禪學道古今多，一箇蒲團瞌睡窠，不解縛身言外者，肭臀未著已遭魔。

參禪學道念如麻，動為情塵劈面遮，心裏一微塵未破，工夫添得眼中花。

參禪學道絕馳求，只箇疑情未肯休。撞著冤家如決破，聖凡迷悟一齊収。

參禪學道喜中喜，敢問闍梨喜甚麼？昨夜蟭螟虫啟口，吸乾千萬里禪河。

山舟(十首)

古云用拙存吾道，吾道何緣用拙存。三萬劫中唯扣己，二千年外不稱尊。雪埋古路誰親到，雷動玄關我獨昏。豈愛對人誇懵懂，惺惺多墮是非門。

巧拙何須苦自誇，古今天地莫能遮。舉心旋長無明草，絕念頻開般若花。劒穿日長渾在我，藕池風細豈由佗。靈山四十九年說，一字

如今不可加。

手足班班是幾人？幻蹤無似拙為親。塔燈兩夏思同哲，岩事三秋肯共陳？芳樹雨餘新氣象，寒梅雪後古精神。道人久已忘憎愛，話到依然入夢頻。

遠歸著我住山舟，日與毗耶話舊遊，夜掩六窓明似晝，夏橫一榻冷如秋。松濤輥地輥非動，雲浪翻空底不流，怪得篙師頻耳語，又將移掉過滄洲。

自遠歸來欲罷參，道人留住景踈庵。眉毛罅裏堆青嶂，脚指頭邊擁翠嵐。六月有霜人未委，九旬無夢我全諳。空花影子何多事，撩捩勞生日夜貪。

景踈庵裏景踈人，常轉金剛不住輪，有念肯求緣作對，無心只與道為隣。破蒲團以龜毛補，折竹笋將兔角伸，不把人間閑夢想，消磨十二箇時辰。

嘗與景踈庵作銘，竭來菴下暢幽情。兩山鍾在床頭听，萬里雲從檻外生。庭栢停霜浮冷燄，石池含月露清明。門前客自雲南至，献我軍持汲水瓶。

道人住處絕安排，白晝扃門自懶開，風引竹聲穿壁破，雨拖雲影透山來。倚松石為誰撐拄？鋪地花應自剪裁，說與景踈庵主道，得忘情處且忘懷。

自慚分薄與緣卑，縛箇茅茨已強為。佛法混融無爛日，虛空消長有休時。喙長三尺徒多語，身脆一漚誰共知。盡把聰明交保社，肯思今日致扶危。

道力從來苦不全，塵埃滿面臥林泉。語無靈驗慵書字，見絕玄微懶說禪。爛碎破衣堆過頸，鬅鬆亂髮養齊肩。休將世務頻相伴，今日

居山話始圓。

天目四時(春夏秋冬)

深居天目底，道韻不尋常。祖意塵塵合，身心念念忘。雜華誰點綴，羣木自芬芳。萬物隨時變，春多水亦香。

深居天目底，幽邃絕逢迎，一箇話頭破，千生夢眼醒。竹烟粘毳冷，松露滴門清，共厭人間暑，頭陀想不成。

深居天目底，惟與萬山隣。禪外有真趣，眼中無俗塵。新霜傳氣候，古篆約時辰。葉落知秋者，林間有幾人。

深居天目底，道者自忘機。念盡禪心密，情逃戒體肥。凍雲侵石磴，寒雪護苔衣。料想參玄者，殘冬不我歸。

贈徑山旨曹溪

靈源滴滴下曹溪，此事如何類得齊。向道現成千里隔，更言差別百生迷。怒雷驅雨迴山北，皓月拖雲過屋西。聲色未彰前領略，無端眼上又添眉。

贈與雲谷(客東林)

萬疊匡廬青入目，冉冉慈雲覆幽谷。瀑花濕透山衲衣，松根臥聽寒猿哭。池上藕花千片玉，屋下溪聲斷還續。一大藏教不能詮，八萬四千談未足。我來鴈門秋正高，清霜凍老囷明菊。回首人間幾丈夫，六牕野馬空馳逐。就手拗折七尺藤，直擬口邊生白醭。何如共君手提折脚鐺，地爐撥火煨黃獨。

寄陸全之(避大覺寺請)

自笑無端二十年，教人平地覓青天。了無人寄風前句，時有書催月下船。遣我去償操斧債，教誰來補買山錢。渾崙嚼破鐵餕餡，只憶山邊與水邊。

贈道士張友梅

參禪不解救頭然，蹉過工夫萬萬千，猫捕鼠非真譬喻，人騎牛是錯流傳。四溟絕滴猶存海，萬里無雲尚有天，當念一齊翻得轉，頭頭是出世間緣。

福慶幽居

傳家三事衲，物外一閑僧。默默持黃卷，寥寥對碧層。地蚕穿壞葉，山鼠撼枯藤。咲閱人間世，何時忘愛憎。

虎溪夜話

共客虎溪濵，交情似水深。話殘今夜月，驗盡古人心。禪話非干學，高詩不在吟。匡盧多白社，應是有知音。

宿天池寺

吉祥千古寺，一塔聳巍峩。路自天邊上，人從雲外過。聖灯懸木末，雷瀑下岩阿。獨愛冰池月，無心出薜蘿。

山中(春夏秋冬)

春到山中也太奇，淺深紅紫綴花枝。東君不管茆茨窄，逼塞陽和十二時。

夏日山居味更長，蒼松翠竹繞柴床。南薰帶雨來天岸，整日惟聞白雪香。

道人山舍頗宜秋，索索西風響樹頭。千嶂月寒清露滴，不知深夜濕緇裘。

山深茆屋畏冬寒，雪老冰枯只自看，就地掘爐渾沒底，夜深誰共撥灰殘？

春謁龍池

林花紅雜翠，雨霽政春融。萬壑雪翻谷，三池水印空。錦霞迷藥徑，香霧鎖琳宮。却笑前人誤，來詢通不通。

夏隱蓮峯

碧蓮峯世界，熱惱不能侵，萬衲擁蒼壁，一花開少林。聽松忘畫筆，聞瀑認瑤琴，遙想人間暑，知誰得訪臨？

秋登絕頂

三千九百丈，路盡忽逢巔。板石籠珠箔，金颸老翠鈿。群龍橫大野，萬馬驟平川。四際閑舒目，高低總是天。

冬倚師岩

師子岩前路，崩騰壓半山，老禪和雪立，孤衲帶雲還。冰磴懸千仞，霜鍾撼兩間，擁爐思佛日，曾與死為關。

春

池邊細草依依綠，檻外夭桃灼灼紅。試向色前開兩眼，箇中無地著春風。

夏

萬株楊柳噪風蟬，烈烈燒空火一天。當處若能忘熱惱，不須重覓藕花船。

秋

天垂玉露月沉沉，一片清光照古心。敢是不能遮掩處，亂蛩唧唧對寒砧。

冬

數片凍雲粘斷石，半空晴雪洒窓紗。倚欄獨自籠雙袖，認著梅梢又著花。

幻海(五首)

幻法滔滔深似海，從來無古亦無今，長鯨吐出粘天浪，輥入一漚何處尋？

大幻無根深似海，百川萬派一齊收。一漚未發已前看，究竟何曾有實頭。

幻深似海若為知，好看雄吞萬派時，著實究來無一滴，風前愁殺老波斯。

空中花與鏡中像，木馬草人乾闥城。無底無涯深又闊，窮年終日怒濤傾。

實無而有是何物，沃日洪濤萬里寬。千尺層樓粘雪浪，望崖誰不骨毛寒。

題雲海亭(四首)

雲接天兮海接天，縱眸舒望若為邊，規模更不容雕琢，氣象從來出自然。梅蕚冷含千古雪，栢根清吐半爐烟，客來借問春消息，門外幽禽話最圓。

雲溶溶與海沉沉，自有乾坤直至今。見謝不須求祖意，情忘安用覓禪心。松花滿篛填虛廩，瀑韻浮空逼古琴。城市火塵人正苦，那知山舍雪盈襟。

雲高海闊正當秋，物外禪包任去留。生佛既知無本據，悟迷安得有來由。蒼岩淨貯三更月，野壑深藏萬里舟。誰管清颸剪林麓，道人山衲自蒙頭。

際天雲海廓無垠，六戶虛容一箇身。松葉擁爐煨老芋，竹烟凝毳接陽春。夜庭立雪情方泯，古澗敲冰意獨新。盟此歲寒人有幾，多於忙處喪天真。

示一禪人(五首)

閑處相逢鬧處違，船頭曾有再來期。靈機瞥轉尋行路，不覺和身陷鐵圍。

見面聞名總不親，擬思量處昧天真。隔江招手橫趁者，今古誰能繼後塵。

約我再來無別意，多同要問葛藤禪。虛空有口說不得，鐵壁銀山面面穿。

伽陀遠寄莫疑猜，生死牢關要打開，剔起兩莖眉自看，誰云幻住不重來？

去却一兮拈却七，死生生死太無端。男兒未具超方眼，十二時中莫自瞞。

遠谿雄上人求加持布衣為說偈

吾宗大雄，曾搭此衣。寸絲不掛，一肩橫披。優鉢曇花綻一枝。

為烈禪人袈裟加持

衣名無相福田，佛祖遺風餘烈。如是而披，淨如冰雪，佇看一花開五葉。

烈禪人以大布製条相衣一頂，求為加持，願世世不失此衣，而續佛慧命。當知此衣無相，而所參之話亦無相。然披此衣，參此話，久久不間，則謂佛慧命豈外事耶？宜勉之。

無隱

此道分明絕覆藏，森羅萬象露堂堂。西風滿院誰人共，山谷先生聞桂香。

遠山

淡烟一抹寫晴空，彷彿須彌露半峯。萬里崖州行欲盡，巍巍猶在白雲中。

雪谷

千岩萬岳玉成團，隨扣隨音孰解看。裏許有神元不死，我曾親到骨毛寒。

梅谷

陽春昨夜到寒崖，花向其中五葉開。一片白雲遮不斷，天風吹出暗香來。

愚叟

終日不違緣底事，無能多是死偷心。從來大巧只如拙，到老誰知是淺深。

拙菴

弄巧翻成錯用工，全身墮在草窠中，著衣喫飯也不會，那豎拳頭繼祖風。

無相

凡所有時皆是妄，從來絕處未全真。頂門若具超塵眼，草木纖毫總法身。

古木

飽歷風霜不計年，森森凉蔭幾多人。看佗不涉榮枯處，只為根沾劫外春。

海耕

一吸滄溟乾徹底，肯留涓滴活魚龍。分成田段都犁了，牛自閑眠人自忿。

滄海

烟茫茫又水茫茫，輥底渾潮浸八荒。夜半老龍眠未起，曉雲推日上扶桑。

捷翁

未啟口時先領略，始擡眸處已知歸。老來轉覺機輪活，說法猶如閃電輝。

石榴

久於林中觜廬都，幾被秋風著意吹。時節到來開口笑，滿懷都是夜明珠。

寄朱高岡

以忠以恕性皆然，一寸靈明廓大千。天下歸仁知絕學，物皆備我識無傳。鳳凰鳴上高岡月，烏兔挨開碧落天。極目縱心如不昧，又何須用寘佗緣。

贈謝壺天

道不屬知與不知，見成三昧絕離微。汞鉛豈是長生藥，離坎那出向上機。跨得玉鸞歸鳳闕，挽回石馬上天墀。若教來入空王室，拈起毫端隔鐵圍。

贈靜居士

靜庵居士住金陵，藉藉江湖有道聲。出水蓮花三葉白，帶霜松幹半生青。橫推象駕歸峩嶺，倒跨牛車出火城。待得度人心願足，却來叩我話無生。

送僧

大哉八月錢塘潮，千堆怒雪摩青霄。七尺烏藤烏律律，信手拈來天遙遙。臥龍山前鏡湖水，冷浸天光清似洗。三江九堰共經過，太白玉几清嵯峨。二十里松蔽天月，萬工池上三重閣，重重閣影浮清波。潮音洞裏觀音體，瞬目白雲千萬里。石樑五百老聲聞，鷓胡啼

在深花裏。萬八千丈花頂峯，綠蘿千尺懸蒼松。要識東州只這是，何必重穿草鞋耳。當機莫做境話看，也要一回行到底。

和瓶梅

折來斜插膽瓶中，數點半開春意蝠。踈影橫斜窓漏月，暗香浮動戶來風。既無根本那能實，徒有標姿總是空。莫待弃情時節至，只今便作朽枯容。

華藏雲海亭

雲海亭高望埜原，半空晴雪卷遙天。龍拖遠峙青螺濕，鯨吐寒蟾玉鏡圓。三萬頃沉吳主劒，二千年恨越王船。道人不管興亡事，聽罷踈鍾枕石眠。

禮惠照大師塔

祖印全提為指南，白雲堆裏現優曇，珠流光燄三千里，玉鏤文章五百函。匝地古霜埋石磴，繞簷蒼雪護松龕，我來此地空鳴指，多少兒孫欲罷參。

山中訪隱者

半生心事寄烟霞，策杖閑過隱者家。啄木鳥啼山遠近，採樵人語路橫斜。亂風吹落青松子，細雨蒸開白豆花。不是少林門下客，如何消得此生涯。

山行

雪梨花落豆梅青，兩袖春風杖屨輕。翠竹籬邊聞犬吠，紫荊花下見人行。烟收遠嶂嵐光老，雨絕前村溪水平。客路正長歸未得，不禁時聽杜鵑聲。

山居

無影到人間，逍遙自駐顏，半床清夢熟，四壁白雲閑。野鹿赴無出，狂猿去又還，惟應朝市客，思我住深山。一塢白雲藏石磴，半間茅屋掛藤蘿，銜花幽鳥不知處，門掩夕陽春思多。

賀靈隱燒香侍者

古爐烟噴紫栴檀，簾幕香風動曉寒。靈鷲山中人未起，金鷄啼上玉欄干。

贈全居士(母骨)

萬仞峯高塔影垂，黃金骨冷夕陽微。老娘面目分明在，泪洒東風恨附誰。

送雲溪住九品觀

暮雲疊疊鎖溪寒，水澁蓮華漏滴乾，九品師僧從定起，夜潮推月上欄干。

廬山道友之江西

倒卓烏藤出鴈門，摩空双眼盖乾坤，江西有底老尊宿，眨上眉毛一口吞。

贈誦蓮經

日宣一部妙蓮華，襲襲香風透齒牙，窓外日斜門半掩，藕絲牽動白牛車。

贈血書蓮經

向一針鋒顯大功，血淋淋處扇醒風。夜深吹到寶池月，白藕花開葉葉紅。

血書華嚴經

遮那真體遍塵沙，血染春風二月花，一百十城烟水外，善財童子不歸家。

血書金剛經

云何降伏云何住，問得瞿曇口似錐。印板不知文彩露，杜鵑啼血上花枝。

寄義斷崖化緣

阿爺門戶盡欹傾，舉眼誰人不動情。十字街頭伸化手，也須還我老師兄。

寄天柱長老

古風不振世波摧，萬里江湖卷怒雷。天柱峯高人起定，旋挑山芋撥寒灰。

龍池菴山房

蒼龍吟破冰池月，山翁獨對寒崖雪。人間大夢忽驚覺，樹頭索索吹黃葉。

朗上人竹房

森森綠玉排欞立，籟籟清聲繞幽室。衲僧一片坐禪心，耳根不礙聞塵入。

妙喜山前泊舟

水滿清溪月滿天，一條歸路直如絃。不知客與何日歇，啼殺空山老杜鵑。

夏日村居

草塘拂拂水風微，凉雨初晴豆葉肥。野樹亂蟬吟未歇，卷桐聲裏放牛歸。

金陵道中

六代繁華逐水流，岸莎汀草碧悠悠。瘦藤斜倚東籬下，笑問黃花幾度秋。

贈僧行脚

七尺烏藤生鐵鑄，等閑拈起留不住，霜空月落天宇寬，脚頭踢出山無數。

為道日損

工夫未到方圓處，幾度凭欄特地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

題妙湛無為塔

無為之體契天真，妙湛何容醫一塵。千仞蜀原高突兀，末山活計又重新。

贈在別山

天目久同參，廬山又同宿。就中一處却不同，彼此今年三十六。我有一把無絃琴，臨別與君彈一曲。非陽春，非白雪，宛若雨餘萬丈崖瀑傾，又如雪壓千株山竹烈。驚起赤梢錦鯉，吹動鄱陽湖底波；趁出金毛師子，吞却珊瑚枝上月。阿呵呵，也奇絕，草木萬象皆欣悅。此音不入時人耳，莫共時人分彼此。捲衣抱琴歸去休，自己家山任去留。三十年後忽相見，此曲不應輕和酬。

立玉亭偈(并序)

竊聞天台有華頂石橋，匡廬有天池繡谷，清凉石之於北臺，祝融峯之於南嶽，擷雲林泉石之勝，殆非人間世也。吾東西兩天目，長岡 遠岫，倚空入雲，其舞鳳飛龍勢已嘗見矣。　先師高峯和尚，至元己卯駐錫師子岩，未幾而宴坐死關，兩建道場，四方萬里業空寂之士肩摩踵接，咸謂茲山虛曠高寒，惟未有絕勝之地。越三十七白，延祐乙卯，院門樹卒堵于龍岡之巔，偶躡空而下可數十步，忽雲泉松石奇恠萬狀，時覩者驚相告曰：殆造物珍護而有所俟於今日耶？不然，則此山與天地相為開闢，且古之搜奇覽勝之士未嘗一寓目而何？因搆小亭冠于危石之上，扁曰立玉亭，盖取海粟學士賦天目有下視群峯之立玉之句，猶至人之有所蘊，雖不欲聞達，而一旦時緣既至，遮掩不及，則聲名腥藐文彩發露者差似也。或謂山無心於求遇，而至人亦何有心於待遇哉？盖理使然也。昔僧問夾山境話，答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岩前。又無盡居士問璣禪師翠岩境話，答云：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流水遶松杉。其二師置丹青於三寸舌端，濃粧淡抹，描寫殆盡，今古之鮮有不為境所囿者。既不作境，忽有人問：立玉亭如何祇對？予素不能答話，謾以長偈似之。

八百里山花簇簇，點染乾坤真畫軸。盤空師子尾吒沙，崖懸不停飛猿足。龍岡幻出翠浮圖，設利晶光射林麓。轉身忽發天所藏，咸池洞府皆塵俗。蒼松恠石眼未見，矮亭壁立千尋玉。雷車攔下雨餘

瀑，壓碎驪珠幾千斛。巨靈鞭起鐵昆侖，搓牙萬丈排空谷。古竇幽潛劫外春，藤蘿冉冉堆寒綠。酷暑無風冰滿懷，夜禪不動鬼神哭。無邊宇宙一毛端，謾將心境論生熟。未曾來此一凭攔，莫言曾到西天目。

東天目昭明院四軸

院立昭明額，令人憶有梁。與其行過越，何似守平常。心華開佛屋，道韻啟禪房。不上東天目，難教物我忘。昭即明之體，明時不昧昭。理於言外得，悟向坐中消。遠憶麻充腹，翻思石墜腰。流光毋把玩，生死不相饒。西峯高崒崖，東殿更巍峩。乳鹿臥岩穴，花禽啄薜蘿。繞欄霜竹老，緣砌雨苔多。未肯忘心境，區區擬若何。道心昭且明，安用苦論評。枯坐無閑日，凍居絕異情。雲粘斷石，踈樹倚危屏。晴到東天目，頂前塵分外清。

頭陀苦行歌

真實頭陀行苦行，不修苦行非頭陀。若有真心為道者，試听苦行頭陀歌。苦頭陀，無度用，陳年破衲千斤重。冰雪齊腰堆上肩，遇夏繩穿掛梁棟。苦頭陀，面不洗，夜半三更先走起。拍盲竪起鐵脊梁，誰管蓬塵過兩耳。苦頭陀，沒家舍，樹下塚間忘晝夜。幕天席地樂空閑，赤骨律窮為保社。苦頭陀，最勇猛，廢寢忘飡心自肯。單單提一箇話頭，面門鐵鑄冰霜冷。苦頭陀，百件做，誰管牽犂并拽磨。陸沉賤役心自甘，一任娘生皮袋破。苦頭陀，最堪惜，一切時中赤骨律。動時鐵石也磨穿，靜處長年惟面壁。苦頭陀，無忌諱，遭人罵辱如浮戲。盡形只與道為隣，任你人來欺入地。頭陀苦行難較量，又不驚人又久長。頭陀苦行難摸索，純是真心無做作。頭陀苦行難理會，一行直入如來際。頭陀苦行難注解，高比須彌深似海。盡說頭陀苦行時，不思議不思議。忽若苦行都翻轉，便是優曇花一枝。

托鉢歌

道人家，真快活，萬戶千門持一鉢。不是叢林無飯飡，不是自家無出豁。却緣折伏我慢幢，要把眾生貪愛割。古佛曾離萬乘尊，日向七家垂濟拔。或受罵，或見喝，或遭醉象當頭踏。盡是莊嚴功德身，利佗自利稱菩薩。三世十方諸聖賢，靡不由斯獲通達。我持鉢，脚頭脚尾乾坤濶。極目無非祖父田，誰管一升并一撮。或與多，出門拍手笑呵呵。或與少，但得慳囊破便了。或言無，隨緣善巧著工夫。侍得傾倉都捨與，翻轉鉢盂渾不取。本來只要破爾慳，不是養身充化主。游人間，遍聚落，不為幻聲虛色縛。入短巷，穿長街，怛蕩身心任去來。逢村莊，遇山店，閑把鉢盂持一遍。謾說天台與五臺，管你甚茅茨與官院。渾崙一箇黑鉢盂，信手拈來無少欠。無少欠，絕承當，托鉢歸來萬事忘。一日二時需粥飯，只向鉢盂中取辨。第一不愁檀佃頑，又喜官司無打勘。朝托出，暮托歸，裏許有無惟自知。半世生涯只麼去，眼上何愁不帶眉。慳囊破，慢幢摧，鉢盂內外生光輝。兩手從空俱放下，茅菴四壁清風吹。兀坐蒲團無伴侶，閑將一年十二月。從頭舉：正月一，鉢盂不用從人覓。二月春風吹大地，鉢盂上下千花綴。靈雲悟道三月春，鉢盂也解笑翻身。四月蔡林齊禁足，鉢盂不受人拘束。光陰瞥爾交重五，黑漆鉢盂街上舞。六月六，鉢盂裏許無三伏。七月秋，萬象森羅一鉢収。人間八月中秋節，錯認鉢盂是明月。黃花滿地知重九，黑鉢仰天開大口。十月十一日，鉢盂兩度濕。月建子，無底鉢盂提不起。數到年窮并臘盡，鉢盂不用重安柄。人間光影急如流，明日新正又起頭。說甚麼德山用棒，投子提油，香嚴上樹，雪峯輥毬。任你祖師西來十萬里，光吞赤縣，道播神州。爭似儂家持一鉢，一切時中得自由。

行脚歌

七尺烏藤鑄生鐵，幾向山中拗不折。橫拈倒用二十年，從來觸處無途轍。一双草鞋元沒底，況是龜毛穿兩耳。深包十箇脚指頭，踏著風雲四邊起。我有鉢盂惟一隻，非瓦非金亦非錫。朝朝托向十字街，具眼衲僧俱不識。三般道具又隨身，天上人間不隔塵。便與麼去當行脚，四海眼空無近隣。行脚來，行脚去，業識茫茫無本據。行脚東，行脚西，路在胸中孰共知。有人喚我作行脚，風前笑倒黃番綽。我儂不學老趙州，走上人門尋戲謔。縱目不知湖海寬，動步只嫌天地窄。掉臂拂開天外雲，轉身衝破千山色。有時行脚還不然，看山看水只隨緣。不留此土，不到西天。五臺不要訪室利，峨眉不求親普賢。了知大道如弦直，長安路不生荊棘。有脚要行爭柰何，佛祖至今浮逼逼。要知幻住行脚到何處，未跨出門機已露。更若問我幾時回浙西，那裏見予曾動步。

自做得歌

佛法混融無間隔，四聖六凡同一脉，良由迷悟瞥然興，昇與沉皆自做得。古人心口如絃直，突出機先無揀擇，看渠落處絕商量，如何是佛。自做得，莫生受，眉裏白毫充宇宙，古今不肯回首看，何緣只管隨人後。自做得，最端的，動輒由他第八識，輕輕轉作圓鏡光，一毫不用從人覓。自做得，難躲避，劒穽火坑遭陷墜，方知業不從外來，都緣自把靈光背。自做得，不可解，積世無明深似海，驢腮馬頷不知羞，佛也難教伊變改。自做得，要你知，快須識破貪嗔癡，三界無根無主宰，生死輪回怨阿誰。自做得，須早悟，也沒西天并此土，自從踏碎鐵圍山，脚跟總是無生路。自做得，宜猛信，覿體不須論遠近，纖毫凡聖情未消，依前輥入魔軍陣。自做得，真道理，達磨當門無板齒，口開露出鐵心肝，擬待承當還不是。自做得，是甚麼，遇境逢緣無不可，天下何曾有鬼神，禍福從衡皆在我。我亦自做得，人亦自做得，壽夭窮通，動靜語默，只箇自做得，亦是自做得。會得自做得，也沒自做得，自不做號做不

自，得得何曾真得得。自做得，自做得，叮嚀只為分明極，了事男兒更不知，請待當來問彌勒。

紙襖歌

道人活計無價好，一幅溪藤裁箇襖。脫白露淨光浮浮，絕勝形山如意寶。有時坐，冽冽風霜吹不過。有時行，藉藉春風動地生。有時不動亦不靜，表裏虛明照心鏡。蘆花明月共相親，一團雪底藏陽春。說甚秦麻并越苧，吳綾并蜀錦。更堪笑，在青州做底重七斤。爭似我，寸絲不掛，萬縷橫陳。全體用，最天真，富貴如何說向人。

水雲自在歌

我愛水雲常自在，任運逍遙無變改。直下千山成遷流，遠對斜陽散文彩。水無心兮雲無心，只此無今蓋無古。膚寸長空非遠近，巨浸蹄窪何淺深。水兮雲兮人莫測，宇宙雖寬拘不得。萬里鯨波漲海東，千丈龍光照天地。水雲合配聖賢心，舒卷流行不涉塵。霖雨垂澤何曾外一人，水雲只合方吾道。光燁燁兮聲浩浩，鬼神莫測其機起。盡元無，謾尋道人住此水雲中，自在自在無終窮。圓湛影裏浸虛碧，明白光中藏太空。水合雲兮雲合水，水雲自在同天理。我見君心合水雲，自在應知絕倫比。客來共觀梁上題，俯仰水雲誰不知。自在奚止到今日，百世相傳無盡時。

松花廩歌

半生幻住西天目，每愛好山如骨肉。破鐺無米不下床，瘦腰三蔑從教束。鄰翁白日來打門，且笑且言聲滿屋。還知屋外老松花，絕勝農家千斗粟。堪作飯，玉穗金英光燦爛。堪作粥，碧雪紫霞香馥郁。壓成餅，氷雪蟠屈龍虵影。揑成團，烟雲磊磈牙齒寒。我聞千年老松花為石，肉眼凡夫有誰識。更擬尋枝摘葉看，我道未曾嘗此

食。絕耒耔，非栽培，秋濤萬里驅風雷。我疑烏兔推翻八角磨，盡把虛空輕碾破。不向機先信手拈，眨得眼來俱蹉過。毗耶謾自求香積，展手開田徒費力。誰知只在屋簷頭，萬劫要教飢不得。阿呵呵，誰辨的，苔堦掃盡廩未空，明月春風又狼藉。

天目中峯廣慧禪師語(終)

示正聞禪人

本色。出家兒須得坐披衣，乃可受人天供養。以教中言坐，則謂諸法空；言衣，則謂柔和忍辱。以禪宗言坐，則謂一念不退轉；言衣，則謂洞悟自心，不帶枝葉。苟或不爾，則寸絲滴水，定當慎償。從上佛祖，眼不耐見，開此箇甘露法門，非求安逸也，非求閑散也，非求高尚其事而播美名，非求積聚滋多而規惡利也。古人三衣一鉢外，皆目之為長物，乃頻頻說淨而不蓄斂也。惟清苦自鍊，不敢犯佗苗稼，動佗心念，密護妄情，深調禪味，則其大辨若訥，大巧如拙，誓在萬人之下，不居一物之先，謙以降其身，不專己所長，而眇視於不能者也。惟恐一念不存乎道，不克乎己，不利於物，不究於心也。其參學之正念，念念策勳，不到古人田地，雖大節莫變，大難莫奪，必期其高超遠到而後已。審如是，則終身不動亦得，偏界遊行亦得，俱無所間然也。正聞禪人出紙求語警策，乃信筆以示之。誠能不違此說，則得坐披衣何忝哉。西天目山幻住道者書于環山精舍，時延祐甲寅八月二十八日也。

又

古人學道之有靈驗者，蓋偷心死盡故也。便偷心一毫死不盡，則萬劫無有自成之理。直而論之，死得一分偷心，則是學得一分道，死得偷心五分，則是學得五分道，偷心全無，則全體是道。蓋偷心之障道，猶飛埃遊塵之覆鏡光也。今人惟知有道可成，而不知有偷心可盡，或偷心之未盡，而欲道之有所成，是猶坐臥於水中，求其不濕，天下古今無是理也。昔永明和尚痛言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使會成公案，祖父家珍不得受用也。謂情生想變者，即吾所言偷心之異名也。一切時要教情不生，一切處必欲想不變，會須真箇把生死大事橫于胸中，塞于意下，情方欲生而遭其障，想將擬變而遭其奪

矣。你若不以生死大事切於胸中，看箇話頭，必於悟證，但一向遏捺它情想之不生不變，是猶元氣既葬，而事吐故納新，奚為哉。古人有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斯言誠貫通三際，學道之大本。苟不以生死無常為己重任，而孜孜欲會禪會道而參究之，是猶使辟穀五事，其毗穫而不知非所務也。前輩三十年、五十年志益堅，念尤切，行逾加，而莫肯斯須少間者，非師友策發，叢林從臾，言說排遣，方便誘進而然。蓋其根本只是一箇痛念生死之志願，未由果遂，使今生不了，復何時而有自了之理哉？進道之念，或自不真切，縱佛祖果有革凡入聖之神異，不翅令阿羅漢之起三毒，雖強而為之，決不能悠久者必矣。有人於此，必欲會道而學之，而不能照破目前浮幻不實之境緣，時遭其引起妄念，攀緣不息。且妄念既興，雖學道之力如丘山，將見日遭其斲葬無餘矣。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何謂狂心？但離却痛念生死之事，提箇所參底話，盡形究竟之外，應有百千超卓世表之所為，皆不能出此狂心之譏耳。少林謂：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然入道且置之不問，此心還曾如墻壁也未？如其未然，欲望其道有所入，多見其不自忖矣。參禪盡一生不會，學道盡一生不明，但不輕放捨此以參以學之正念，管取有高超遠到之時。苟或捨其正念，妄以情識穿鑿，以佗言為己解，縱會盡古今，坐斷佛祖，無乃妄陳狂見，自取過咎，甚非真實道流之所為也。聞禪人出紙求做工夫細大，予因無客信筆，不覺葛藤如許。爾如有志，則予亦不為虛設矣。勉之。西天目山幻住老頭陀書。

示懷正禪人

本色道流，真正以生死大事為任，十二時中更無斯須忘念，單單只向自己躬下著到。雖面前縱有百千般殊勝事、百千般順意事、百千般魔難事，四面八方之所圍遶，終不為其奪，亦不為其所障，自然念念不忘，心心不間。設使暫忘暫間，須臾須依舊接續將去，也不

受人排遣，也不受人勸誘，也不受人籠絡，也不受人欺瞞也。蓋自家真心一發，決欲取證，也不問在孤峯絕頂，也不問在鬧市聚洛，不問在熟處，也不問在生處，乃至一切處俱不問著，但只是有路可上高人也行。當知道人家一箇安身處，雖則一動一靜，皆根於定業宿緣，非苟然爾。當知非苟然處，其實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如今往往學道之士，且不真實向生死大事上用心，最先立定脚頭，不討箇分曉，却要向夢幻影響中念念分別，即此分別不已處，早是生死與交接儞了也，更欲超越，又何啻却步之求前矣？然學道非小因緣，乃世間無大極之大事，倘或不能發此大志願，向前做箇倒斷，則何有益於理哉？儞看古人操志於此，便先將一條窮性命斷送入無魂必死之鄉，盡此一報身，貧亦得，苦亦得，病亦得，難亦得，手雖不握三尺利劍，只是無物敢嬰其前，是謂大丈夫決定事業，步驟不俗者如此爾。錦川懷正上人棄家山成見受用，有志于道，良可加敬，因出紙求語，就寫此以遺之，併為說偈：參禪最要心懷正，正令全提只麼參，參到了無依倚處，前三三與後三三。

示規禪人

古者云：守規循矩，無繩自縛。欲不循矩守規，亦不能逃無繩自縛之譏。要得不墮箇兩頭，只請向二六時中，參此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參到極則之處，自縛繩豁然而有契悟，日在規禪人勉之。幻住老書。

示業海淨禪人(嗣法於師)

男子大丈夫負一片撥天志氣，捨塵勞，離愛網，出叢林，入保社，單單為一段生死無常極大事，所以從上諸佛諸祖大起哀憫，垂言立教而救之，良有以也。正此法道澆漓之際，扶宗樹教未敢相免，若只究明自己，也須脚跟下靠得那一著子真實穩當始得，也須是自己身心放得一切下始得。若放得下，靠得穩，盡此一生與麼去，為己

為人摠在裏許。脫或不爾，雖今日四體安逸，百事現成，即是它時異日千重百匝之鐵圍山也。設使縱其情欲，隨其有心流落，今時又豈止鐵圍山而已哉？只如今夏轉眼是半夏了也，還曾觸物無礙？還曾打成一片麼？不然，則前半夏已過，後半夏亦爾，與麼在叢林中過百千萬億夏，正是癡狂外邊走。更有一箇敢急末後句，真實相為，不辭舉似：光陰身世渾如幻，生死無常莫等閑。

示雙運寺寶監寺

男子大丈夫，各各有一所無盡價寶藏，晝夜放光動地，無量劫來到今日，未曾毫髮為間為斷，自是你舉心動念處，為一點無明當頭一障障住了也，所以窮劫孤露，不得受用。於是三世開士說一大藏教，分明是特為你未識此寶者曲垂方便耳。今則要與此寶一念相應，直須放捨身心及一切差別情念，十二時中單單提起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行疑坐疑，猛利無間，若不徹悟，至死不休。然此寶不在四大身中，亦不在三界二十五有之內，但只管切切在念、孜孜用心，忽爾向用心不及處冷地省著，便見楊岐三脚驢、石窓破盞燈，摠是輪王庫藏中物，利濟無盡。正恁麼時，忽然有人問伊索此寶，未審如何抵對？大德辛丑幻住(某甲)書。

示田侍者

父母非我親，誰是敢親者？莫問親不親，俱要一切捨。捨教內也空，外也空，單單提起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工夫綿密不通風，如是三十年，忽爾自省平。田婆打牛一下，舉眼無親道自隆。

示本色道人

要做本色道人，別無佗巧便，單單只要不惜身命，忘死向前，猛做一回。做到著力不得處，用心不得時，正好用心。久久與麼捱，與

麼行，十箇有五雙，管取心空及第去。如今多是根浮脚淺，無主宰，無正見，無力量，無作略，輕遇著一些子逆順境界，便被佗攙奪去，便乃著力不得，用心不得。殊不知著力不得，便是眼光落地時著力不得。那時既無著力處，便是出牛胎入馬腹底路頭也。今日眼眨眨地用心不得，便是儞臘月三十夜無用心處底影子現前也。那時無用心處，未免大開兩眼，被佗生死無常熱瞞去也。本色道人既無父母之奉，妻子之養，征役之勞，口體之費，單單一條性命，敢先要與之拈向壁角落頭。只有箇要了生死底心，提起箇所參話頭，今日也只如是做，明日也只如是做，莫問三生六十劫也只如是做，縱使鐵圍山高仞，也柰何你一箇堅固不退轉不變易底心不得，管取一念超越無疑矣。你信此事不及，靠此事不穩，踏此事不實，把此事不定，敢保你無所濟，知此事者必矣。古之所謂但辨肯心，決不相賺。

示禪人

行之力則到必遠，學之苦則悟必深。學者當謀遠大之計，莫期淺近之功。無上大道高越泰華、廣逾十虛，一切有情本來具足，自非聖賢器量而欲窮其高、盡其大者，猶跛足之鼈望千里之程，豈朝夕可能達哉？所以古先聖人知其不可強，乃有漸而頓、頓而圓之義，曉然載於典籍矣。今之學者不究其本，但朝登諸祖之門，便欲暮收諸祖之効，其操心只大矣，其用志亦遠。却不思無量劫流入諸趣，多生習妄集聚此身，動是五欲八風更相涉入，互為主伴。且如從生已來，五味煎其口腹、輕安覆其肌體、聲色蠹其心志、浮偽盜其真實，乃至起滅取捨頃刻萬狀，所謂本具足者將斲葬無餘矣。往往以浮薄斲葬之質而欲載其渾全無雜之道，猶敗漏之舟使其力勝萬斛而過東海，望其不傾不覆其可得哉？或曰：德山見滅紙燭而領大法，盤山聞歌薤露而悟徹厥旨，彼皆不離見聞，而迥脫常情，徹見源底，何其易也？抑亦豈假勞形死心，祛情塞妄，然後而得哉？噫！

如德山携鈔疏過南方，為嫗所難，驟見龍潭，志亦苦矣。盤山遍歷諸方，至於歌舞之際，正念炳然，心亦切矣。但見其悟道之易，而不知心處積慮，未嘗易也。要知今日之所易，即昔日之所難；今日之所難，即後日之所易也。倘今日之不難，則後日安有易於今日者矣？學者悟此，終不肯懷自畫之見耳。世有客作下賤之人，為主所使，勞形竭力，不敢自怠，少有過隙，則怒罵鞭叱，靡所不至，未嘗猒離，何其忘嗔怨之若是耶？無佗，為利所攝而然也。倘加嗔怨，則主將見逐，必失利養，而志瞋怨也。學道之士，少為境所觸，便生退墮，然以利配道，霄壤不侔，何求利之切，而求道之略耶？當悟此以勉之。

示禪人

上人若要超生死，日用單提那著子。莫問得力不得力，萬劫千生只如此。提不起處猛提撕，舉不起時須舉起。切莫住輕安，輕安不是西來旨。切莫顧危亡，纔顧危亡迷正理。更須不得坐在靜閑閑忙中，見聞知覺裏。但只常教一念絕所依，非但忘嗔亦忘喜。等閑和箇忘亦忘，信脚踏翻東海水。非不非，是不不，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示禪人(雄藏主)

做工夫只是一箇信心，信知有此一段大事。提起所參話，晝夜只是與麼參去。政當參時，也無純一不純一，得力不得力底道理。純一得力，摠是妄覺，非工夫邊實有此事。提起話參時，只是一箇沒柰何，總無第二箇境界。今日參不得，今日不柰何，明日參不得，明日不柰何，乃至三十年參不得，三十年只是一箇沒柰何。或未到悟明之際，若有半點柰何之心，皆墮情計，非真工夫也。此事要與生死大事為對，不是世間可學可求可用心之事。參禪如咬鐵橛子相

似，政當咬時，有甚柰何處？你若耐得許多沒柰何，便是有力量，真辨道人操志也。海東雄上主求語警策，乃筆以告之。

示禪人

參禪，只要所參之疑情驀然破碎，直下洞無界限，胷中自有一種天然妙慧，永不墮古人途轍，是謂一了永了，一證永證，都不存一點知見解會。如人到家，信手拈來，莫非舊物，要用便用，自然與古人符合。你若不曾恁麼洞然神悟一回，都不許你將古人相似語言起心湊泊，著意和會，直饒你湊泊得渾崙，和會得一體，墮在知解網中。若要一念子直捷，透頂透底，解脫自在，決無是處。於是只要你於未悟之際，提箇所參話，莫問三十年、二十年，真參實究，不存半點氣息，如箇大死人一般，忘寢忘飡，兀兀地究到情妄俱盡，不知不覺踏著故鄉田地，豁爾神悟，這箇消息自然迥別。你可不痛以無量劫中死生大事為念，真實[拚-厶+去]長遠身心的實參究，斷無你悟底時節，不是小事。你若只要會禪，註解道理，不妨取佗三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及黃檗心要等廣說道理底文書，熟讀熟記事，恣意高談闊論。若不自悟，摠是弄業識，結生死業，說入輪迴網中去，於諸苦趣又從頭受過。如今諸方多參此相似禪，只貴解說得通，不思心識情妄絞瀝不乾，是謂惡知惡覺，古人謂之野狐涎唾，一點人心則狂見萬端矣。子細，子細！你此去將所記底古語盡情吐却，單單靠取箇所參話，遠[拚-厶+去]一生兩生，脚踏實地參去，此事要斷你生死命根，定可逐旋解、逐旋參，墮在業識中，佛也不救。

示禪人

參禪並無一切造作，只要一箇為生死大事，正念真切，提起所參話，也不要與精進昏散較量多少，將心較量，轉成散亂去也。但去尋箇穩便處住了，不問年深月遠，但有一日精神參取一日，久久不

變不異，不知不覺，自然有開悟之時。如未獲開悟，切不得將心意識向一切佛法道理上卜度，不怕道業不成也。勉之！老幻如此說云。

示禪人

參。趙州因甚道箇無字？大要緊只向話頭上堅立志願參，起大疑情參。除所參話頭上用心之外，更不可向情意識中把定名言法相起念領覽，喚作幻起滅，即此指幻生幻滅底一念子，覿體是生死根源。又將意識和會佗古人道無明實性即佛性等語，即在胸中皆是識量分別，甚非真正參究。如今須是將從前解底古人相似語言一剪剪斷，令胸中無一點知解，單單只靠取趙州因甚道箇無字話，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直待情妄泯，知解消，不知不覺驀爾向絕見聞處冷冷地眼開，方是到家消息。此事不是容易會底，但[拚-厶+去]取一片久遠不退轉身心，不患其不相應。你若無此久遠堅密志願，欲求悟，動念馳求，轉入邪路，記取記取。

示禪人

參禪是真實心地法門，決定要了生死大事。當知一念疑惑，即落魔界。政做工夫時，心念雜亂，妄想紛然，不問是善是惡，是真是妄，摠不要管佗，但只向話頭上著，到於所參話上一靠，靠住其昏散紛飛之雜念，久之自息。如不息時，亦不要強去遏捺佗，但是你做工夫之正念綿密便了。其做工夫之正念堅密，自然念消，念消則超然頓悟有期。既悟了，自然有箇見處，可謂來生後生，妄與不妄。及與大慧和上，大悟小悟，有許多沒許多，自然了於自心處，不著問人也。你如今未悟，且不要閑思量這箇雜事，只添得你昏散愈多。

示禪人

參禪學道，有甚巴鼻。生死無常，不是兒戲。坐斷情識，揩磨志氣。永絕愛染，永忘嗔恚。勿起狂心，妄談佛智。看箇話頭，冷氷氷地。但盡此生，勿暫拋弃。擬求速悟，轉落魔魅。但不懈怠，何須猛利。此事本無難與易。但存正見不癡顛，何患不明西祖意。

示禪人

做工夫只要以生死大事蘊于胸中，提起話頭，孜孜而參，密密而究，但令心不妄緣，情無異見，不問勇猛不勇猛，成片不成片，寬著長遠身心做將去，久久自會悟明，決定不落別處。你若離此正念之外，於能所造作知解心中，瞥生一念，較量是與非，得與失，皆屬妄緣，非正念也。

示海東諸禪人

今朝明朝，新歲舊歲，生死無常，隨群逐隊，世法與佛法都不要理會，單單一箇所參話，頓在蒲團禪板邊。誰管你三十年、二十年，滅却身心，死却意氣，精進上加精進，勇銳中添勇銳，捱到情忘見盡時，箇箇心空真及第。幻住某甲新正第四日，奉為海東諸禪人說。

重陽示海東諸禪人

今朝九月九，黃花處處有。所參那一句，但[拚-厶+土]長遠守。守到心孔開，決定無前後。東海鯉魚飛上天，驚起法身藏北斗。

示海東可翁然禪人(住京師南禪寺)

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消歸自己。舉心動念，不是別人。見色聞聲，本來成現。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此等說話，稍負聰明者，舉皆知有，只許你記得多，說得熟。若要與脚跟下生死情妄，十成脫略，不勝其霄壤相遠矣。不惟生死岸邊，

便只是白日青天，大開兩眼，對聲對色，遇順遇逆，一念子起滅轉見，消融不過。直饒對是非順逆，一一消化得過，亦是弄精魂，作主宰，鬼家活計，有甚用處。如今在處教人參禪，多只是參此等禪，惟貴言通，不求心悟。若是此箇至靈之心，不曾向真實田地上洞悟一回，任你將聰明之姿，向釋迦達磨，以至臨濟德山肚裏，一時辰走過千百遭，徹見心肺，政是癡狂外邊走也。真實有志，要為死生之者，斷斷不肯踏此途轍，單單靠取一箇所參底無義味話頭，頓在面前，如大死人相似。惟有一箇真參實究之心，都不起一點要會禪會道底妄想，縱使政於參處，釋迦、彌勒盡將三昧傾吐入你心腹，亦與當時吐却情願，盡其形命，不了佛法，決不於未悟之前，妄將意識向它人奇特施設，沾取一點，誤入識田，是謂野狐涎唾，能使人眼見空花，癡狂外邊走，大不濟事。你若參到百年後，了然於己躬下無所趣向，政是第一等清淨好人。你但信心不退，來世後世決定還你有箇真正悟明底時節。你若急性，便要會禪，只這箇急性底，便是真入輪迴網羅中，無間然也。老溈山謂：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老幻如此說，只要人決了死生大事，不要人只管將心識向義路上穿鑿古今。你若放箇生死不過，當恁麼脚踏實地行取；你若只要會禪，佛也為你不得。然可翁求語警策老幻(某甲)書。

又

古者謂：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楞嚴亦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從上若佛若祖，掃蕩學者之知解，非得已也。蓋知此道是一相平等法門，厚若地擎，廓如天布，無你容心處，無你留意處，無你著力處，乃至無你蹲坐處，只貴於未屙已前逴得便行，擬涉思惟即沒交涉。今時人見與麼說，便將意識領覽入知解網中，不求真正悟明。你若不曾真正向脚跟下劃然開悟一回，任你遍將傳燈錄中相似語言，以心意識荷負將

去，依它作解，一味說此事本來具足，佛與眾生元無欠少，尋常著衣喫飯，摠是成現三昧。你更擬心別求佛法，却成好肉剜瘡，說得也相似。爭奈你不曾向情忘識盡處悟明，以其不悟，說愈親而識愈熾也。若是真正要究明死生大事底，都不肯於未悟時妄存知解，妄會佛法，一切時中單單靠取箇所參底無義味話，如咬生鉄橛相似，朝咬不斷暮咬，今年咬不斷便[拚-厶+云]取，來年咬愈咬不斷但[拚-厶+云]取，不退轉、無間斷咬去，更說甚三十年、五十年咬到極則處？管取有箇卒地折、曝地斷底時節，但堅操此要咬斷底信心不變不易，更有甚麼不了辦底大事？自是你趣道之正念不堅不密，未曾向所參話上立得脚牢，偶見人說相似般若，又乃將心學解，苟存此等謬見，若要真正悟明，是謂却步求前，無是理也。可翁首座負聰明之姿，有決了死生之大志，無端竪初沾惹了一種相似知解，三餘年留山中，近方信得及，不為知解所惑，茲忽起鄉念、立大志，盡其晚年力究深窮，以期正悟，復出紙再求警策，由是引前語以告之，更有箇竪末後句兩手分付，不於悟處期超越，徒向聞邊守見知，記取記取。

示靈叟古首座(住豐州萬壽)

參禪要決了生死疑情。此疑既決，則一切是非差別同時俱決。既如是決了，方知本來無一物。於無一物處，也無疑者，也無生死者，亦無決者，亦無受如是說者，一切收歸自己，不思善，不思惡，法性本來平等。到這裏，更說有微塵許是佛是法、是禪是道，皆墮妄緣。且禪道佛法尚是妄，又何疑與不疑非妄者哉？　你若實未曾向己躬下打徹一回，洞見源底，便向塵勞虐妄心中恣生妄見，將他本來無一物之語，以情意識和會卜度，便道無三界可出，無涅槃可證，說得也相似。只是和箇說底都成妄見，擬將妄見要脫佗生死，不異抱薪救火，轉加熾燄，無有是處。　你若真實要做工夫，先將箇生死無常大事頓在胸中，無斯須少間單單提箇話頭，盡此一報身

驀直做向前去，切不得要前思後筭，做得上也與麼做，做不上也與麼做，久久不變不易，工夫熟，伎倆忘，諸妄消，不覺不知，以之悟入也。　夫無熟與不熟，疑情無起與不起，古人謂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你一箇為生死大事之心，至切至真，只從箇真切心上總是疑情，自然不加排遣，做作久久，此為生死切心不間，則首尾一貫，更何法可以為留為礙者哉？　你一箇為生死正念，不真不切，但只管強提話頭，猛起疑情，決定不會開悟。但強得一時，疑得一時，其強之之心少退，則疑之之情與之俱失矣。　但當工夫做不純一處，都不要強起疑情，只消把生死無常思量一遍看，看到無可柰何，別無方便可以破除。惟有一箇話頭，又猛提起與之做去，做得上也與麼做，做不上也與麼做，做到不柰何處，便是工夫熟時，亦不可做熟，想只是粘頭綴尾做去。倘如是做，如不徹證，則無此理也。說難說易，皆當人以己量而分，其實絕無有難易之說。且如德山見吹滅紙燭，便解承當；靈雲見桃花，應時領略。如此機緣，是易耶？難耶？當知在德山、靈雲分上則易，在佗人分上則不易也。你若實不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決意咨參，願求正悟，縱使將千七百公案一一注解，教你便會，可謂易也。殊不知會語則易，要透佗死生情妄，則難之又難矣。但能信取一箇話頭，密密參取，亦不必問其難易，久之心明性徹，則難之與易，不勝其贅矣。　無字與燒撒了，那箇是我性，已是兩重。使我示你箇話頭，則不勝紛雜，工夫轉見多端。你今日只將前面兩箇話頭上，那箇看得熟？只將箇看得熟底，立定脚頭，便與麼[拚-厶+去]死[拚-厶+去]生，一念萬年，與之做去。做之不已，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做到兩忘迷悟、雙泯聖凡之際，回觀千七百，則閑言長語，特翳眼金屑耳。子細！子細！我三年不寫字，亦不與人說話，以兄遠訪，不覺葛藤如此，更不多及也。

示海東淵首座

工夫上說起疑情。當知疑情初無指授，亦無體段，亦無知覺，亦無把柄，亦無趣向，亦無方便，亦無做作安排等事，更無別有道理可以排遣得教你起疑。其所謂疑者，但只是你為自己躬下一段生死大事未曾明了，單單只是疑此生死大事因甚麼遠，從無量劫來流轉迨今是甚麼巴鼻，又因甚麼從今日流入盡未來際決定有甚了期，只這箇便是疑處。從上佛祖皆從此疑，疑之不已，自然心路絕，情妄消，知解泯，能所忘，不覺忽然相應，便是疑情破底時節也。在前古人也不曾去看話頭，參公案上蒲團做模樣，只是切切於生死大事上疑著，三千里五千里撞見箇人未脫草鞋，便驀直問我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千人萬人都是如此出家，如此行脚，如此求人，如此學道，初不為第二件事，設有亦不為也。後代以來，宗門下不合有許多露布葛藤，往往脚未跨門，便被此一等語言引誘將去，墮在葛藤窠臼中，喚作佛法，喚作禪道，流入知解羅網中不得出頭，惟益多聞乃所知障，於道實不曾有交涉。於是近代尊宿眼不耐見叢林中有此一病弊，待你未開口時，但只把一則無義味話頭撇在學人面前，只要你放舍一切身心世間諸緣雜念，并禪道佛法語言文字等，只教你向此話頭上起大疑情參。取去。正當參。時，也不是要明佛法了參，也不是要會。禪道了參，也不是要求一切知解了參，其所用心參。者，單。單只是不柰自己有箇生死無常大事何。所以參。到話頭破處，則生死大事與之俱破；生死大事明處，則一切語言文字與之俱明。離死生外，別無話頭；離話頭外，別無生死。雖則從。上古人只疑生死了悟道，今之人只疑話頭了悟道，其所疑之事，似或有異，其悟之道，其實無古無今，無雜無異也。正當疑話頭時，也莫求方便，須信參。禪無方便；也莫求趣向，須知參。禪無趣向；也莫求把柄，須知參。禪無把柄。其所言方便者，即箇話頭，便是方便；即箇話頭，便是趣向，便是把柄。但只要信得及，靠得穩，此生參。箇話頭，決定要就此話頭上打徹。如打未徹，初無障礙，只是自家欠一種猛利，欠一種堅。固，欠一種不退轉，欠一種信得及，把得定耳。但能把得箇參。話頭底正念住，也莫管佗

昏沉散亂、也莫管佗動靜語默、也莫管佗生老病死、也莫管佗苦樂順逆、也莫管佗成就不成就等，乃至除却箇參話頭底正念之外，縱是三世佛、歷代祖同時現前，以第一義諦無上法要傾入我心腹中，亦須當時與嘔却，亦莫管佗。蓋此事不在佛祖上、不在境緣上、不在文字上、不在知解上，但只在你一箇信得生死無常大事極處，所以不柰箇生死何。參古人話頭。除却參古人話頭底一念子外，更擬向第二念中尋討，大似撥波求水爾。古人道：密在爾邊，又何曾有一法與人為見聞、為持守？惟今日教你看箇話頭，早是不得已也。更若離此話頭外別作思惟計較，展轉沒交涉，久後工夫熟、時節至、疑情破，須知疑者、參者乃至和箇話頭打歸自己，更無一法當情，亦無一法為了、為不了。故教中謂：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只箇一法亦無討處，其何話頭之有哉？但辨肯心，決不相賺。海東淵禪人日居僧堂中，因看話頭處未通，出紙求指示，乃直筆以此答之云爾。

示無地立禪人

回光返照四字，是獨脫凡情，超入大悟之域底境界。你工夫未到此箇田地，且光作麼生回？照作麼生返？你若未到真正悟明之地，但有可回可返之理，皆是自瞞。以其悟得徹處，則其心光不待回而回，覺照不待返而返矣，以無所待故也。無光可回，亦無照可返，是謂一行三昧。從上佛祖摠向這裏垛跟，甚非意識情妄所可到者？如今有等癡人，靜僻處收視聽、絕見聞，如木石相似，喚作回光返照。似恁麼照得，三十年念念要脫佗生死不得，但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猛利一提提起，日而參、夜而究、行而疑、坐而拶，政當如是看時，切不得作回光返照想。但參究不得處，政是放身捨命時，久久純熟，忽爾開悟，曾不自知，而回光返照畢矣。若更作回光返照會，依舊不曾悟在。立無地禪人求警策語(某甲)為書。

示夫上主

據如所言，十二時中，作主不得。不識離却所參話頭外，又喚甚麼作主？當知即箇話頭，便是你主。但常令此所參底話頭，不離心念，便是作得主，亦不可起作得主想。古人大意上，初不曾有作主之說。如溈山謂：強作主宰，莫徇人情。乃一時發人之精進之詞，非道也。　又謂：昏沉散亂，是非逆順等上看話頭之說。此說初無難曉底道理，自是你曉不得，強生知見。且如正看話頭之頃，忽爾昏散順逆等境現前，便當奮起精神，向昏散順逆中看。久久昏散順逆，情妄自消耳。有人見此昏散順逆等現前，便乃瞥生疑妄，謂畢竟別有何方便，可以去此昏散等習。又乃歸咎於根器宿業，及種種境緣。才起此心，則於昏散上重加昏散，順逆中又添順逆也。所以教你昏沉散亂時，只就昏沉散亂上看。也不是別有何物可看，亦不是看昏沉散亂是何物。亦不教你於昏散順逆等，別尋巴鼻。只教你便就昏散等上，單單提起話頭自看，永不放捨。亦不妄起第二念，分別此是昏散順逆等，此非昏散順逆等。大凡做工夫，只要悟話頭，不要你排遣昏散等。你但痛念生死無常大事，單單提箇話頭，起大疑情，以求正悟。惟是生死念切，自然話頭綿密，於看話頭綿密處，昏散等自然不現。凡是做工夫時，見有昏散等，即是你念生死之心不切，看話頭之念不密耳。　又言於話頭上起疑，恐落思量之說，差矣。古人只為箇生死大事未決，三十年、二十年、三千里、一萬里，逢人便問：我為生死大事，何曾看話頭起疑來？雖不看話頭起疑，而一箇生死大事未決之心，便是古人疑處。近代參學之士，苦不以生死為事，況是宗門繁盛，語言滋多，脚未跨門，先以記持語言為務，把箇為生死之正念，一隔隔斷。於是近代尊宿，不得已將箇沒義味話頭，瞥在你八識田中，教你去却一切知解，單單只向此話之所未曉處疑著。其所疑者，如撞著箇銀山鉄壁相似，面前更無寸步可進。纔起第二念，便是落思量，但不起第二念，即是疑情。其疑情中，自然截斷一切知見解會等病。忽爾你於所疑處觸翻，方知如古人一言半句，真箇是大火聚，吹毛劍，不可犯也。但辨信心，無事不了。

示宗己禪人(住常州法雲禪寺，號復庵，法嗣于師。)

趙州因甚道箇無字？此八箇字是八字關，字字要著精彩看。你若依稀彷彿，半困半醒，似有似無，恁麼參去，驢年也不會發明。參禪全是一團精神，你若精神稍緩，便被昏散二魔引入亂想狂妄窟中，作顛倒活計，參到精神不及處，驀忽猛省，方知只箇精神亦無著處，便見自己即宗，惟宗即己，宗外無己，己外無宗，惟己與宗，俱成寐語。己禪人求警策之語，乃直筆以似之，就為說偈：趙州因甚道無字？自己與宗都莫論。盡力直教參到底，便於無佛處稱尊。

示雄禪人(法嗣于師)

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　你若真實要悟明自己，但於十二時中，單單提起此箇話頭，粘頭綴尾，不斷頭，驀直做向前去。政當做時，都不要將一切語言文字、義路道理等來取證。做工夫時，不要別覓休歇，亦不要配合古人做工夫上是同是別。才生此心，都落知解，永不與道相應。　第一須是放得從前知見解會底禪道佛法淨盡。　第二須把生死大事頓于胸中，念念如救頭然，若不頓悟，決定不休。　第三須是作得主定，但是久遠不悟，都不要起第二念，向外別求。任是生與同生，死與同死，有此真實志願，把得定，管取心空，及第有日矣。雄禪人但與麼信取好。

又

此道無向背，絕商量。你擬心，則千里萬里沒交涉；你若不擬心，亦無你湊泊處。做工夫看箇話頭，身心勇猛，打成一片，如銀山鐵壁相似。既是成一片，身與心，人與境，覿體混融，不容有所知。苟或知是一片，則又是兩片三片了也，安有混融之理哉？如今真實做處，都不要問一片不一片，但有一日精神參取一日，歲久月深不自知，而以之悟入，決不相賺。只憑你一片決定信心，除却箇趙州

因甚道箇無字外，見人說禪說道，便與劈面唾。生死無常，不是小事，[拚-厶+土]取三二十年脚踏實地死工夫捱將去，不怕甕中走却鱉。雄禪人但恁麼信教及，一任東山西水去。

又

若真箇打成一片時，亦不知如銀山鐵壁。既知是銀山鐵壁，即不可謂之打成一片。　如今莫問成一片不成一片，但將所參話頭，只管粘頭綴尾，念念參取。參到意識盡處，知解泯時，不覺不知，自然開悟。　政當開悟時，迷與悟，得與失，是與非等，一齊超越。更不須問人求證據，自然穩怙怙地，無許多事也。子細子細。要到這箇時節，須放教胸中開闊，歲月久長可也。

又

勞自己之力，安佗人之念，是菩薩用心。但存此心向道，則道無有不相應者。　老氏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謂雄者安己而勞佗，謂雌者安佗而勞己也。猶水聚而為谿，常德之在躬而不可離也。　做工夫無邪正、曲直、難易之差，但念無常，慎勿放逸，則步步皆正而不邪也。但信自心作佛而不向外馳求，自然心心質直而不致乎曲矣。但是工夫做不上，疑情疑不起，乃至百千障緣同時現前，此箇要究明大事之心，凝然不加搖動，則於理易會而不難矣。　但是道業邊遇一切難入之處，俱是自心作障，此心若肯得盡，直至佛祖地位，更無別有所謂障礙之者。其學道之正念，但自肯得盡，誰管三十年、二十年，自然穩怙怙地，無半點疑惑，安有自肯而復有障礙自外而至者耶？守雌之心，念念無間，真積力久，不加造作，養之既專，守之亦力，道緣克備，觸處皆真，任運無差，於法自在，直造世雄之域而不自知也。偉也哉！偉也哉！雄禪人寄單山中，以鄉中老成者未有寄單之地，

乃讓而佗之，其為義之心與道相須而遠矣。出帋求語，為一切處警策，故直筆以遺之。老幻(某甲)書。

示日本元禪人(住京師真如禪寺，號古先，法嗣於師。)

此心迷成生死，悟成涅槃。然生死之迷，固是難遣，殊不知悟之涅槃，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不許一切湊泊。你做工夫之心，不肯真切，不能於最初一念上，拍盲坐斷。十二時中，硬剎剎如大死人相似，靠箇所參話，一切斬斷。每於坐不斷處，而生異計，作難想，作易想，引起差別，情妄紛然，交接于懷，不能隨處剪斷，立十種重願。必欲憑此願力，剪斷浮思幻想，如石壓草，便立千種重願，也壓不得，轉見踈闊。

你不思生死無常，是無始時一段最大因緣，必欲相應，都無異方便。惟有一箇所參話，直下但辨取一片不退轉、不改易、不遷變底決定正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設使於未悟之際，千釋迦、萬彌勒傾出四大海，佛法入你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但是你一箇正念靠不穩，其顛倒狂妄，千途萬轍，了無休歇期。子細子細，元禪人勉之。

示聖門哲禪人(住京師真如禪寺，後號明叟，嗣師。)

昔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此一句話直是軟頑，一切人是說，箇箇領略得去。及至問伊道：那箇是你心？你便東指、西指，認色、認空，說道、說理，展轉沒交涉也。且心既不可指，你又喚甚麼作佛？索性沒討頭處，須知此事端的是悟始得。你若不曾悟去，任你盡世認箇即心是佛，及至眼光落地時，討箇心也不見、討箇佛也不見，甘受輪迴，悔將無及。如是喚作參禪者，你鄉裏人比比皆是，爭似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話立定脚頭，一氣拍盲參向前去？若不親到大徹大悟之地，決定不休。能如是立志參究，

久之頓悟，則知即心是佛與箇無字總成剩語。聖門哲禪人求語。警策老幻(某甲)書。

示字海文侍者

從上佛祖，痛以死生大事因緣，未由決了，積劫於菩提海中，深熏熟鍊，不捨寸陰，乃至於菩提法中，捨弃百千萬億形命，視富貴恩愛，不翅飛埃之過目。一念子孜孜矻矻，提起古人無義味話頭，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忘寒忘暑，癈寢癈飡，其不至大發明大休歇之地不已也。具如是體裁，一箇箇透頂透底，首尾一貫，然後以所得處，就人爐鞴中，重煆再鍊，必使纖塵淨盡，脫白清潔，於生死涅槃岸上，游戲自在，是謂心空及第者。豈似今人脚跟浮淺，不肯死心死志，向真實田地，硬立脚頭，以求真脫，只貴於冊子上記持，口耳邊染習，惟欲會禪便了。殊不知死生大事，於脚跟下，依舊黑漫漫，不惟無有益，而害之矣。字海文侍者求語，警策其入道之徑云。

又

做工夫只要信得及，從最初一念信教及之，如是三十年，永不生第二念。愈參不得，愈加精進；愈做不上，愈加勇猛。你於做不上、參不得處，瞥生一念，疑惑妄見，起種種情解，若凡若聖等，都墮落生死坑穽底根本參禪。但參不得時，不要說根器鈍，不要說業障重，不要說時節晚，不要說不遇人，大意只是你一箇為生死底正念不真不切。此心若真切，說甚麼三十年？便是三十生也不生驚怖，密□切地打捱向前。古人道：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或你不具此等體裁，參禪學道總是倒見，真正道流所宜守者。文侍者勉之！老幻作如是說。

示定林了一上人

若了一，萬事畢。且一作麼生了？若要覓箇了處，一切用心皆是平地風波，都無你了處。但將一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頓在胸中，默默地[拚-厶+土]此一生堅密身心與之[病-丙+斯]捱將去。政當[病-丙+斯]捱時，不得你了會，亦不得你不了會，了與不了都是妄見。你若住此妄見中，展轉無你了處。但只將箇所參話橫于胸中，今日也恁麼參，明日也恁麼參，於所參處應有一切殊勝奇特境界現前，總是魔恠，更不得第二念認著及與遣除，乃至分別取捨以為則。但有此心，俱落意地，要脫佗生死根塵也大難。但是三十年、二十年不獲悟明，惟加堅密，[拚-厶+土]得生與同生、死與同死，於所參話一念子靠教穩怗怗地、不動不搖，久之異情不起、妄念平沉，於無所覺知處驀忽猛省，方知至一之道於未行脚時已嘗了了，政不待別有所了而了也，是謂定林。你若不曾恁麼真正悟明一回，便恁麼喚作了也不得，喚作一亦不得，更要喚作定林，大遠在予說不虛。一禪人道念綿密，年齒方盛，儘有發越祖道之姿，但辨肯心，決不相賺。

又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眨得眼來，早成窠臼。此事那裏討半點商量分，直下知歸，已涉途程了也。參禪但未能向朕兆未分已前拍盲按下，且不可忩忩草草，你便[拚-厶+土]取一生去理會，此生不辨，又[拚-厶+土]取來生結果，此事是你通身具足底，更過三十生，亦不怕虧損一毫，惟要真實於死工夫邊豁然悟一遍，便是心空及第之時。你若不能死盡偷心，擬將心識向它文字語言上撮掠，墮落意地，縱使會得道，會得禪，不知是癡狂外邊走。一禪人年齒壯盛，有真參之志，再來山中求警策，古所謂但辨肯心不相賺，復何警策之云乎哉。勉之。

示意禪人

佛法全體是你具足底，你才瞥生一念，要向佛法上著到，早已墮落意地，永劫不與佛法相應。你若真正不肯放過生死大事，又不向一念未起時披襟荷負，但將箇四體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隨你一切處住坐，密密參取。正當參時，但是從前記憶得底經教義理，并古今宗乘中公案語言，并不得記半箇字在胸中，亦不得將半箇字掛在口皮邊，十二時中兀兀如大死人相似。只如此單提所參話參取，久之不退，自有箇超然頓悟底時節。你若未親到此箇正悟底時節，只要將心意識向相似語言上和會知解，任你解得一擔禪道佛法，是名咂噉野狐涎唾，萬劫無你了辨處意。禪人！記取，記取。

示因禪人

但信教自己及提起所參話，寬著程限，[拚-厶+士]取久遠參去，自然有人悟入之時。不可於正參時生一切疑慮之心，又不可生一切速求開悟之心。譬如行路，力極則自到了。　止參話頭做工夫時，但有一切見聞知覺奇特殊勝應驗等事，皆是魔緣，但不生心隨逐，久則自解。你若瞥生一念樂著之情，從此墮入魔境，自謂發明，却成狂亂。　悟道如人到家，面前物境既是故家，一一自然穩當明白，更無纖毫疑惑之念。苟存半點疑惑，決定不是故家，便須[拚-厶+士]去別參。或不爾，則謾成異見矣。

參無字，只要向無字上起疑情。參道：趙州因甚道箇無字？十二時中只與麼參。正當參時，不問有思量分別，無思量分別，有思量無思量，屬妄想。如今只要你單單向所參話上起疑情，乃至總不要一切境緣上作分別想，但離却所參話外別起一念，不問是佛念法念，俱是非正念，皆生死種子。　真實做工夫底人，十二時中念念如救頭然，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那討閑工夫向身命世緣上著到？亦有甚工夫要求人開發？更有甚閑工夫要問人討言句、覓解會？更有一等人，三日不得人開發，便乃心下茫然，無所施其巧。這箇總是逐妄流轉，不是做工夫底人。大率做工夫底人，如做賊要偷人金帛相

似，行時行要偷，坐時坐要偷，閑時閑要偷，忙時忙要偷，更那肯露此要偷之心？要人看見，愈要偷得切，則愈藏機得密，心心爾，念念爾，久之不退，管取到古人地位。豈似伊十二時中做主不定，只要隨它妄想流轉，強作主宰，走在蒲團做模樣，念念馳求，不肯休歇，那討相應底時節，記取記取！光影如流，速宜自省。

示然禪人

參禪但信得一箇話頭及，便只參一箇，但是正參底也用。趙州因甚道箇無字話外，更有一歸何處話現前？你但莫采它，久之自然忘去也。你如今但[拚-厶+去]取一片長遠身心去參，切不可要求速得成就。若存速成就之念，久久引入知解網中去也。參禪但存了一箇痛為死生大事底正念，守箇所參話，三十年、二十年乃至一生，只與麼去，永不要起一念要求速悟之心。此心才生，即是妄念，永不與道相應也。　你但不要求速悟，你底工夫熟，時節至，譬之行路，雖不期到，但行步不歇不斷，自然到也。然禪人但恁麼信去，莫要學別人求速悟底走入邪路去，你可將此話就說與你許多鄉中人知之。

示妙然禪人

參禪只要信得及，便就話頭上參去，都不要將意識向一與萬上卜度。你若卜度道一是何物，萬是何物，直饒你指點得明明白白，政是癡狂外邊走，永劫不與道相應。你若信得及處，也不要問一是何處之一，萬是何處之萬，你只管一便只是一，萬便只是萬，但向一歸何處下立定脚頭，一念萬年參將去，參到心空及第，大悟徹時，即一而萬，惟萬而一，一不是萬，萬不是一，了然於胸中矣。你若未悟，任你將一與萬說得花簇簇，總不出箇顛倒妄想，然上人信之。

示玄禪人

趙州因甚道無字？但於十二時中，密密舉起大疑情參去，都不疑它與庭前栢樹子并須彌山話是同是別。你若將意識向話頭上較量，展轉引入業識網羅中，永劫無你悟處。參禪要斷生死命根，別無方便。你但截斷種種知見解會，單單靠取箇所參話，不問年深歲遠，盡情靠將去，不怕不悟。你若一念子靠不穩，凡見做不相應處，多生解會。安有解會之心，能斷生死命根之理？　你鄉里人，從來無人說做工夫底道理，多只是向理路上知解將去。直饒解得釋迦肚裏破，正是業識茫茫，都無是處。溈山道：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大不容易。但辨久遠真實心參去，決不相賺。　趙州道：為伊有業識在。這一語是趙州金剛眼睛，不說學人有業識。你若向業識上會，和趙州金剛眼睛同時瞎却。　你如今不要問有業識無業識，只是單單提起前話，不轉頭，不起念，參所久之，自然悟去。別不要生一點知見，也不要問大疑小疑，起與不起。才存此見，已是早轉頭起念了也。

示牧上人(病中)

遺教經云：譬如牧牛，執杖視之，勿令犯人苗稼。溈山謂：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回來。百丈云：子真牧牛也。當知四大是身病，六根是心病，一箇話頭要你參究是禪病，一念洞明、當處超越是佛病。細而言之，但涉見聞解會皆是病源，而況偶乖攝養、四體違和，這箇是病中之病也。如今要醫治此病，初無難事，但只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頓在枕頭邊、席上子，此是萬金神藥，更要此藥靈驗，別無方便，但放教胸中冷氷氷地、空寂寂地，百不思、百不慮，佛來祖來總與置之那畔，不要把正眼覷著，直得胸中前無思、後無筭，表裏如枯木寒灰，便是無常殺鬼現前，總與一齊坐斷。如是操守，是謂真牧、是謂良醫、是謂涅槃堂裏禪、是謂出家行脚之本據也。

更有一句未暇指陳，待伊藥病兩忘，却向你道牧上人病中求語警策，乃筆此以警之。

示逸禪人

疑。情無大小，但疑之重，是謂大疑；疑之輕，是謂小疑。何謂重？但說著箇生死事大，便自頓在胸中，要放下也放不得。如大飢之人要求食相似，自然放不過，雖欲不舉，不自由而舉之也，是謂重，故名大疑。此大疑之下，自然癈寢忘飡，身心一如，亦不知是大疑，自然疑之不休息也。如古人看無字，立庭中，急雨至，身上皆濕，亦不知身上有雨濕。因傍僧喚。醒，乃知身上為。雨濕。此是工夫純熟，忘境忘緣，此便是大疑。當大疑之時，你胸中方有一念子，知道是大疑，早是錯了，也不成大疑。此大疑之境界，不屬。你要得，直須是你心中為。生死大事之正念真切，無一點安排計較，日久月深，都無間斷，自然現前，直是無你著力處。你做工夫都無方便，也無商量處，只要你一箇為。生死底正念真切，久久自然超越。你曉。不得做工夫，以至生出許多知解。　如今都不要生一切解會，亦不要說道我根性微劣，亦不要言我於般若緣淺，亦不要問人求善巧方便，委曲開示，但有一點異見都魔外。十二時中，單。單靠取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話頭？今日參。不得，今日靠取；明日參。不得，明日靠取；乃至今年明年，今生明生，亦都不要問久遠。但是參。不透時，只與麼靠將。去。除了你自辨長遠身心做工夫去底正念，便是釋迦達磨傾吐禪道，入你心腹，也救你不得。記取！記取！

示英禪人

禪宗有一等聰利之人，始焉於師家語言下解會得相似，便爾承當。當時師家不暇攻其悟不悟，一時放過，於是一以自己所入處展轉教人，於是不要疑話頭，只貴現成領略，互相帶累，入知見網中，說

時似同，行處了無交涉。　有一等初根愚鈍，見說參禪須看話頭，起大疑情，方頓悟入，於是硬剝剝地，三十二十年靠取箇所參底話頭，首尾一貫，不肯放捨，久之情妄頓消，盡然開悟。後來凡遇學人請益，必欲令人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似此等師家為人，雖曰難於進入，却始終不壞人根性。　自有宗門已來，雖云直指人心，其涉入門戶，千途萬轍，各各不同。蓋師家據一箇直指之理，狥人根性，及自家悟入之由不同，所以誘引不同。原其至理究竟之處，一皆了脫死生大事為期，餘無可為者。眾生識性多差，不能一屙便休。又有悟後又要見人之說，或有得箇入處又要履踐之說，此皆是悟處不能一蹋到底，尚帶異執，不能與人解粘去縛，於是有見人履踐。若約一悟永悟底，斷無此說也。古人雖不看公案，起疑情，但於未悟時用心，與今人徹底不同。若教今人不做工夫，箇箇都坐在顛倒網裏。　古人有云：依它作解，障自悟門。圓覺經：末世眾生希望成道，毋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

又

死生大事，是無量劫前流浪至今，非一朝夕所成者。今日要將此無量劫前所流浪生死根塵，和底一翻翻轉，甚非易事也。須以決定志氣，盡形命為期。此生或不了辨，便[拚-ㄙ+ㄊ]取來生後世，與之打捱。當知此事，無你著力處，無你急性處，無你用情處。轉著力，轉迷悶；愈急性，愈紛飛；益用情，益昏散。但只要一切處密密切切，把定一箇所參底話頭，一切處不得放捨，不得間斷，只與麼徐徐切覷捕將去。第一不要指立期限，第二不要避喧求寂，第三不要揀擇境緣，第四不要住心待悟，第五不要計筭功程，第六不要別覓方便，第七不要遇難而憂，第八不要逢順而喜，第九不要瞥生畏怯，第十不要取捨依違。離此十事，謹守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平生，乃至未來際，只如此做向前，此回更做不上，不可再換所參話也。英禪人宜勉之。

示廓禪人

昔少林對梁王曰：廓然無聖，直下生死永盡、無常永滅，無禪可參、無道可參。雖然，你便與麼領略，墮在毒海，萬劫無你出處。要與此道相應，也須是悟明始得。你真正要求悟明，但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拚-厶+𠂢]取一生真實身心、鐵石志氣，向三根椽下放捨平生見聞知解，冷氷氷地硬立脚頭做去，討箇分曉。古人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既休不得，也須做箇倒斷，方能一切處廓然開悟也。廓禪人但如是參取。

又

趙州道箇無字，不是有無之無；趙州道箇有字，不是有無之有。宗師家一期方便，教人看箇無字，自此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只要向話上討箇分曉，初不作有無會。你今朝但辨一片真實信心，教及單單靠取箇無字，驀直如此參去，縱使無字上三十年參不透，忽老趙州再出世來說與你道：你如今若參有字，便教你悟道。你若是箇真正痛為生死發決定信心底人，聞如此說，應時便與喝退，寧可向無字上不悟，決不肯隨人語轉了求悟。你若隨人語轉了求得悟來，正是癡狂外邊走，斷斷不了生死。宜知

示榮藏主

提撕話頭，時言無味，你擬喚甚麼作味？言味且置，你又向何處進取一步？要求味及要進步，皆是根本妄想。你擬存此心，要做工夫，究明死生，展轉沒交涉。你如今要知味麼？但於所參話上綿綿密密去，不要別求方便，做得做不得，只麼參到頭去，即此便是滋味，即此便是進步底道理。除此別要求味、求進步，總是顛倒妄想，萬劫無你了處。古人學道，但只為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也無話頭得參，更問如何？更覓如何？劈脊便棒，欄腮便掌，已是老

婆心，更有甚較量分？亦有甚語話分？今時人自信不及，不柰你何，把箇無義味話與你參究，更嫌沒滋味，更要討進步處，大似開眼說夢。榮上主隨眾雙徑，向道之心堅篤，出紙求語警策，乃直筆以示之云：爾

示澄禪人

心本澄湛，元無污染工夫，亦無做不做之異。一切施為，只要悟明自心耳。此心不屬一切安排，須是悟始得。或未由正悟，任你萬般玄解、千種思惟，如人以手撮摩大虛，安得大虛之體遭你摩撮？一切時提起所參話，密密無間斷參取。正當參時，都不要作一切計較搏量，只如箇枯木死灰，絕氣息守將去，守到情消識盡處，忽爾開悟，那時澄湛不澄湛？如啞子得夢，惟自知耳。更須和此所知之念同時掃蕩，始慶快也。澄禪人求語警策幻住(某甲)書。

示海東空上人

佛祖不耐見你有一種生死情識，如燈焰，似水涓，無暫停時。其所不停處，不著聲，便著色；不著空，便著有；不著功用，便著無為；不著聖，便著凡。念念不停，隨處取著，以其所著處，便是刀斫不斷、鋸解不開底生死。當知此生死情識，是於畢竟無中成究竟有，自纏自縛，未嘗有斯須少間。如今真箇要了此一段不少間斷底生死，直下便發起一片真正決定不間斷底心，提起古人話頭，密密地與之究竟將去。此一段工夫，真實無你湊泊處，無你馳求處，無你和會處，亦無你彈避處，惟有此真實信心者，乃能趣入。近代尊宿，多是不本生死大事，為學者之要務，往往只欲其速會禪道，未免將箇單頭淺近之語，誘其自知解而入。縱使知得十成，解得明白，若不曾於生死情識上獨脫一回，總是癡狂外邊走。而況學者又自無決定志氣，每每先向工夫上做幾時，久無趣入，不知不覺，瞥起異心，隨人落草，但覺口裏水漉漉，說得花簇簇，只是與道全

乖，俱無是處。今古之下，只要求一人三十年、二十年，不變不異，不動不搖，乃至呼喚不回，羅籠不住，不著此，不著彼，不著聖，不著凡，雖曰不著一切，而亦不作不著一切想，孤迥迥，峭巍巍，前念也與麼，後念也與麼，單單只有一箇要決了生死無常底心，孜孜爾，兀兀爾，趁之不去，撼之不搖，提起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只就此話下逼起疑情，決定要知安身立命處著落。政與麼做時，忽若有人將百千禪道佛法灌注入你心中，也須直下便與嘔出，寧可盡此一報身不悟，決不肯於未悟時染習他禪道佛法知見解會一毫髮許，亦不於未悟時起一毫髮許心念要會禪道佛法。蓋禪道佛法無你會處，見聞知覺無你避處，虛妄情識無爾斷處，生死無常無你了處。你若擬起一毫髮心念，要會要避，要斷要了，愈不相應去也。所以此事古人喻之如大火聚，除非是箇真實猛利大丈夫，不顧性命，奮身直入，更不擬議，亦無一點異見，單單只要決了生死無常，久久純熟，不覺不知打成一片，等閑豁開正眼，洞見本源，方知禪道佛法不待會而會，見聞知覺不待忘而忘，虛妄情識不待斷而斷，生死無常不待了而了矣。即此謂之參學事畢，撒手到家底時節。到此更要你掀翻見網，打破法窟，抹過那邊，揚身物外，方堪為克家種草。你若悟了，更只坐在悟處，一切處粘手綴脚，無你大解脫分。然古人一生取辦，豈肯徇緣徇境，含藏偷心，暗搖識海，而虛延歲月者哉？說則詞繁，記得古人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斯言盡之矣，予復何言？海東空上人出紙覓語，為進道之徑，乃忘其多言，以筆之云。

天目中峯和尚普應國師法語

天目中峯和尚普應國師法語

示薰禪人

薰禪人此去，但參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只如此斷？於舉起處只如此參。但參時不要舉，只於趙州道無字之下默默參去，都不要別生知解，死却一切心念。猛利參去，久久無間斷，自然開悟。然參禪是痛為生死大事，了參不為別事。你但為生死之念真切，自然參得行也。你若不為生死，直饒參得禪、會得禪，都是業識，都無用處。

示圓禪人(因受戒)

戒即是道上之戒，道即是戒中之道，名二而理不二也。因甚麼持戒？為生死也。因甚麼學道？亦為生死也。若是為生死之心切，不期戒而戒自持，不向道而道自進。你若真心不為生死大事，持戒也不是，學道也不是。

示碩禪人

道人有故鄉，不在東海岸。剔起兩莖眉，風前宜自看。若看不見時，提起古公案。急如救頭然，操心求了辨。一念忽湛然，當處沈昏散。白日摸壁行，遠歸何所幹。大事須早明，觸目皆浮幻。趁此身強莫言，佛法不怕爛。

示丘淵二禪人

你兩人遠來，我這裏無可言者，只有一箇所參底話頭。你但信教及參去，趙州因甚道箇無字？便於日用中，不問久遠參取。或於此話上提不起，疑不行時，只將箇生死無常思量一遍了，再提前話參去好。

示素禪人

參禪初無方便，只要你[拚-ㄙ+ㄊ]取一片真實為生死大事底正念，提起箇所參話，不問三十年、二十年，一氣不轉頭，疑不得處去疑取，捱不上處去捱取。但疑不得、捱不上，都不要別起第二念，要如何疑、如何捱。原夫，疑亦只是疑箇所參底話頭，捱也只是要捱箇所參底話頭。除此箇所參底話頭，更別無甚麼輕安寂靜、奇特殊勝靈驗等與你做窠臼。才覺所參話不現前，便又與之密密提起，念念不斷參去，但辨肯心，決不相賺。

示運禪人

參禪只要痛為死生大事，單提所參話，於動靜閑忙中體取，決不可執坐為工夫。你若執箇坐底，執箇靜底，更妄認四大身中輕安寂靜境界，久之則生百千種禪病，佛也莫救。你不見它古人素不曾向蒲團上惟以動用諸緣與之作對，但是此箇要究明生死之正念，孜孜不捨，兀兀無休時，不知不覺向不柰何處獨脫，便是心空及第之時也。除此別無方便運禪，人但恁麼體取。

示祖禪人

祖師來，萬象森羅活眼開。淨法界身全體露，香匙茶盞舞三臺。你若有眼看不見，提起話頭須勇健。十二時中不暫停，千劫直教無轉變。忽然冷地驀相逢，鐵壁銀山有路通。有問西來祖師意，平叉兩手惟當胸。

示良遂禪人

道業。也無進時，進是妄想。也無退時，退成怠墮。去此二途，單單只提起箇所參話，只[拚-ㄙ+ㄊ]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立定決定不變異之正志，任你這邊那邊住坐，一味參取。除參外，更不許

別起第二念，思惟佛法禪道，久之自然心空及第耳。遂禪人不要急性，至祝至祝。

示幽禪人

深固幽遠之旨，在伊口唇邊，凡涉語言，未嘗不滿口道著。幽禪人還知麼？如其未委，但將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拚-ム+土]取一生決定身心，直參教能所俱泯，向幽深更幽深處，一肩負荷，方不孤逾海越漠之志願耳。

示日本中浦居士

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中浦還直下曾與至中之理相應麼？如其未能，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便須單單提起前話，[拚-ム+土]取一生孤寂身心，空閑志氣，默默然如大死人相似，如不致悟，決定不休。但辨此等堅密肯心，則身與心，境與緣，俱不期中而中矣，復何疑哉！復何疑哉！

示日本平親衛直菴知陟居士

昔龐居士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此說之下，其直如絃，你擬涉思惟，則當處已不勝其曲矣。又龐居士謂：難難，百石油麻樹上攤。龐婆謂：易易，易似和衣一覺睡。其女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祖師意。三人雖說難說易，而亦不知其當下其直亦如絃也。你擬於難易邊覓，又不勝曲矣。所以毗耶老人有直心，為道場離諸委曲故。如其於此至直之理未能披襟領荷，總不要別第二念，但只將箇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頓在胸中，默默然參取、孜孜然究取、矻矻然疑取、凜凜然做取，做到情忘識盡處，驀忽猛省，始信迷時也直、悟時也直、得時也直、失時也直，上天堂、下地獄、坐蓮臺、入劍穽，更無有一斯須不與至直之理朐然混合，到此也無佛可

求、也無眾生可弃，直之又直者矣。親衛平居士號直菴，出紙需予以警策入道之語，乃直筆以酬之，併為說偈：言直行直心乃直，擬存知解便乖踈，話頭日用參教徹，說箇如絃已涉途。

示薰禪人

參禪必欲悟不求解，將箇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之說和會入心，以此說會古人意，是解也，非悟也。以如此解，直饒將千七百祖意一串穿過，正是業識茫茫，金屑入眼，要了它生死根塵，轉見沒交涉，方所謂依它作解，障自悟門，是謂雜毒入心，非真參學人所期於此也。薰禪人遠逾鯨海，為死生大事而至，切不得如此錯用心，至祝！

示月菴歸一居士

萬法如月之在空，本無圓缺出沒之相，而眾生妄病在眼，咸謂有之。又有見第二月者，若欲洞見真月之體，但將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置之胸臆，都不問閑忙靜鬧、密密綿綿與之參取，參到歲月深、工夫熟、能所空、時節至，驀忽猛省，方知盡乾坤宇宙皆一月之菴，光明照映、淨白無塵，寬一點是月非月、是菴非菴之異見，了不可得矣。　歸一居士號月菴，求警策語，乃爾應之。

示寔上人

本色衲僧，學道無剪爪之功，動步有出身之路，豈肯自生退屈，與諸塵旋繞於輪迴生死之岸，而不思掉臂獨脫者哉？古人謂：便恁麼去，已涉程途。而況三搭不回，生死無常，是甚麼事？且莫匆匆草草，十二時中，當機對境之際，須猛提起箇所參底話頭，密密自看。切忌回頭轉腦，動步移身，立定脚頭，只與麼討箇倒斷。如不倒斷，只[拚-厶+去]得生與同生，死與同死，又何有難學之道哉？

你若立志不堅，著脚不穩，眨得眼來，白雲萬里矣。寔上人出紙覓進道之語，故書此以答之，就為說偈：

衲僧無剪爪之功，學道身心疾似風。若使暫時輕放過，依前落在有無中。

示頭陀道者志成

要做本色真正道流，直須受得勤勞，甘得淡薄，耐得歲寒，守得貧苦，當得重務，忘得名利，弃得恩愛，持得戒律，做得工夫，了得生死，參得禪道，會得佛法，這許多事業一肩荷負了當，更要你不見彼短，不務己長，不逞見聞，不眩聲色，十二時合取兩片口皮，竪立萬年一念之志願，常存正念，守護身心，不墮境緣，不生憎愛。倘或行之不移，守之不易，則靈山一枝花拈起已久，當不讓老飲光破顏於百萬大眾之前矣，方不孤汝離父母、捨世緣、剪鬚髮、著弊衣、行苦行做道者也。倘或不能如是，則口食它飯，身著它衣，頭戴它屋，脚踏它地，孜孜不省，兀兀無知，一報忽終，且酬宿欠，改換質，流轉輪迴，何有益於理哉？道者志成，出紙求語，為終身警策，就為說偈以示之：參禪學道要圖成，劍刃氷稜縱步行。行到路窮回首處，堂前三板放禪聲。

示本淨上人

即今語默動靜，俯仰折旋，見聞知覺者，是狂妄顛倒精魂，非你自心。你若要了得自心真實底，直須將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三二十年參去，直待徹悟，方為諦當。你鄉裏人參禪，多不曾參而至於悟，但只以聰明之姿，學解禪詮，妄認目前昭昭鑒覺者為自性，不肯下死工夫，真實求悟，總是癡狂外邊走，大不濟事。

示逸上人

永嘉謂：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這箇說話，脫賺多少人向無事甲中蹲坐，究竟不能超越。當知絕學之理，不是便與麼休歇底事，須到心空及第之處，命根子親切斷一回，方絕學也。既爾絕學，則無為之道卓爾現前。如今真箇要親切與此道相應，但於十二時中，單單提起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拚-厶+云]取三十年向所參話上討箇分曉，則知無為不待別有所為，而自然步步相應者矣。逸上人但如此體取，如其不然，非予所知。

示養直蒙首座

初祖少林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言直指之直，離言說，有言說則不直也；絕思惟，才思惟則不直也；無造作，擬造作則不直也；泯修證，微涉修證則不直也。於是六傳至曹溪，謂：說箇直指，早已迂曲了也。此說之下，更容得箇甚麼道理？古人不得已，教你放下休歇，又教你一念不生，乃至善惡都莫思量等語，與麼商量，總不直了也。蒙首座號養直，若有志要養直指之直，但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頓在方寸中，莫問它一念生與不生、道理直而不直，立定丁字脚頭，[拚-厶+云]取一生真實身心，立決定志。但恁麼參取，或疑不去時、參不上時、把不定時、靠不穩時，都不要別起第二念，於做不得處做取、行不得處行取。但一箇真實痛為生死大事底正念，不變不異，說甚三十年、二十年，壁立萬仞，盡形畢命參去。參到情妄消、知解泯，不知不覺豁爾開悟，如醉醒夢覺，出身白汗，便見老維摩謂：直心為道場，離諸委曲。故上而諸佛、下而眾生，大而虛空、小而微塵，更無有一點不直之理。謂養直之號，須恁麼一回直，不待養即自直矣。如不神悟，任你千般聞見，祇益其曲耳。宜勉之。

示偉禪人

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只箇說話無你解處、無你會處、無你一切用心處，惟有信得及，切切以死生大事為己重任，不憚三十年、二十年脚踏實地，孜孜地向三根椽下的的地參取，政於參時都無方便、亦無程限，但有昏沈散亂現前，亦不要顧它，參得也如此參、參不得也如此參，久遠不退轉，一旦情識泯、伎倆都盡，不覺不知忽然開悟，便是你心空及第底時節，惟有為生死大事切於正念者能行之。你鄉裏人教人參禪，只要令人向意根下卜度，以心識領略相似語言為解會，決定不了生死。偉禪人當信予言，決不相賺。

示恩禪人(因受戒)

不殺生，殺生則斷慈悲種；不偷盜，偷盜則斷喜捨種；不婬欲，婬欲則斷解脫種；不妄語，妄語則斷真實種；不飲酒，飲酒則斷智慧種；不嗔鬪，嗔鬪則斷忍辱種；不退菩提心，退失菩提則斷滅佛種。如上七戒，或缺漏破犯，斷此七種清淨出世間種子，或保護圓滿，則超越三界，現優曇花，續佛壽命。

示無我敬禪人

圓湛虛寂之道，如大火聚之不可輕觸，如太阿鋒之不容湊泊。苟非全身領荷，覿體混融，更無你著一點伎倆而可涉入。睦州所以云：現成公案。又古德謂：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如大火聚，寧容將心湊泊？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猛提起便恁麼參取。政當參時，更若別起一毫心念，要如何若何，則展轉沒交涉矣。敬禪人出紙求警策語，乃直筆以告之。

無我

觀四大不見有我，則致敬之誠，具足無欠矣。乃至觀一切法俱不見有我，則不待別有所敬，而敬之一言圓滿矣。敬禪人宜勉之。

示南徐松禪人

松直棘曲，鶴白烏玄。擬議不薦，十萬八千。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覿體更無藏覆處，當機曾不滯言詮。者裏許你聰明不得、學解不得、湊泊不得、摶量不得，直須是自家三寸命根子率地折、爆地斷，絕知解、忘能所，自然步步超越、拍拍是令。苟或未到此真實純熟正當田地，未免十二時中、八識田內常有二人作主：有一人思念生死無常，要了辨道業者；又一人放世間順逆愛憎境界不過，直欲要做到了處。此二人存乎自心，但見工夫今日也做不上、明日也做不上，今年也費力、明年也費力，以其費力又做不上，漸漸退屈矣。江湖中做工夫不上而生退屈者，比比皆是。所以先師常教學道人不起第二念，久久自然相應。且喚甚麼作第二念？但是你向白日青天大開兩眼，稍於公案上靠不牢、把不住，轉轉移念上世間身心情識等境上，瞥生一念如芥子許，即此宜便是第二念也。只箇芥子許第二念，直下便與百千萬億無窮生死之所交接，豈易事耶？今日學道正要單單為自家有一種無常生死，恨不能一口氣透出，又焉肯迁延歲月、度光陰，取性徇情、坐待淪溺者耶？德山又謂：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斯言皆盡之矣。南徐松公出紙求語，故寫此以答之。然為說偈：

一歸何處話頭通？佛祖齊教立下風，門戶孰云將欲墮？須知撐拄有長松。

示會庵嘉禪人

死生大事，不是說了便休，不是會了便休。說得底、會得底，總是無始時來輪迴業識，急須吐却。但單單提起箇所參話頭，[拚-厶+𠂢]取一生真實身心，向三根椽下坐，如大死人相似，胷中絕氣息、忘見聞、泯知解，惟有一箇所參話立定脚頭。只與麼參去，縱

使一生不悟，其所參之正念不變不易，來世出頭來，管取一聞千悟。此是決定底事，古所謂但辨肯心，決不相賺。會庵嘉禪人求語警策，乃爾示之。

示無隱晦禪人(住南禪禪寺，法嗣于師。)

法法不隱藏，古今常獨露。你擬將眼看著，早已隱藏了也，此事須是悟始得。你若不曾真正悟明，說隱藏也不得，說不隱藏也不得。你若果然的確有箇悟由，謂隱而不隱也得，謂不隱而隱也得，謂隱則不為潛匿所拘，謂不隱則不為顯露所礙，是謂與奪自在，左右逢原者也。如或未曾親到此箇田地，切不得忩忩草草向意識情妄上垛跟，但單單提起箇所參底無義味話橫在目前，都不要別起第二念，常使胸中冷如氷雪、兀若朽株、廓如太虛、堅如金石，盡形畢世不改變、不放逸、不外求、不間斷，乃至不隔一念做向前去，但久久把得定，管取向不知不覺處豁爾洞明，是謂心空及第。與麼倜儻一回，方不孤出家行脚之志願耳。今之學人多是不肯如此靠實做死工夫，只要掠虛妄說禪道，毀壞正因，作外道種族，甚非法門所望於此也。晦禪人號無隱，且道隱時隱箇甚麼？不隱時又不隱箇甚麼？或命根未即親斷，切忌妄通消息。

又

盡十方世界，直下要隱也不得，要晦也不得，要認著也不得，乃至要弃之而不顧也不得，一切用心皆不得，直須是覿體悟明，全身透入，不滯方便，不依作用，不存修證，不住功勛，乃至不依倚一物，如水入水，似空合空，然後即其所入所合之迹，亦無地可寄，是謂一相三昧無功用法門。如今往往人說著箇無功用，便擬操心領荷，說箇無功用，如將心領荷，則又住功用了也，直下用一點心不得。惟有一箇無義味話頭，只要你信得及，靠得穩，把得住，一切處不起第二念，單單地只與麼參取。但參不透，但不要別起第二

念，求方便，覓資助，總沒交涉。只要信得及，只恁麼參取，久之自然不知不覺以之悟入。既悟矣，喚晦作明亦得，喚隱作顯亦得，一切施為，俱無過咎。晦禪人出此長紙求警策，乃直書此長語以遺之，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示足菴麟上人(住京師萬壽)

麟上人從前參釋迦彌勒是它奴，且道它是阿誰？今時人參此話，多要墮落知解，妄認識情，顛倒分別，引起邪見，失佛知見。此去但只去參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十二時中猛提起一切處，只如參久之，自然正悟，斷不相賺。記取！記取！

又

但除却一箇所參底話頭外，更有心念，不問是佛念法念，乃至善惡諸緣，皆是第二念。此第二念久久不起，惟於所參話上一坐，坐斷久之，和箇所參話同時超越，便見盡十方世界皆是解脫游戲之場也。宜知之。老幻住明本書。

又

你說許多話，都是古人一期方便，都無實義，宗門下只貴悟在機先。你若不悟，任你百千相似語言，總成剩語，皆成知解，總與己躬下大事都無交涉。佛法如大火聚，你擬近之，遭其燒。古人不得已，設箇話頭，控你箇入處，有甚商量分？如今交你參趙州，因甚道箇無字？直下不能猛奮身心，截斷一切思惟之妄念，單單提起，直欲便去討箇倒斷。雖如是，也非真正道流。更擬又向它古人方便蹊徑上垛跟驢，年轉不相應。你今日萬餘里來，我斷不相賺，都不要問如之若何，但向日用猛提起所參話，一氣做向前，如是三二十年，自然有箇悟處。那時却將古人看時，方才相應。至祝！至祝！

示逸禪人

古今天下所傳佛法，安有教內教外之分？古佛出現，不奈眾生迷失自性，妄逐輪迴，於無言象中，演出一大藏教，更無一字不與人破除生死，令自悟本性。嗟一等學者，不本聖人之本意，各專其所學所解，自謂會佛法，肆口而說。殊不知不曾悟自本性，其說益多，其迷益重。以故少林初祖，眼不耐見，直指其見性成佛，脫去知解。今之禪林諸師，又泛引臨濟三玄．洞山五位，重入其知解之門。所以又隔去此知解，只把箇無義味話，教你立決定信心，盡其形命參取。你又信不及，又要老僧指示教內教外之說，引起知解。你用心若如此顛倒，驢年也未會悟在。逸禪人此去，或不立定脚頭，如枯木死灰，參去再要覓知解，決不請相見。至祝至祝。老幻(某)書。

示玉溪鑒講主

佛法是自心，此心一大藏教詮註不破，三世諸佛指點不出，千七百祖仰望不見，盡大地人追趕不及。從古至今，任有百千玄解，皆是向此心背後叉手。由是曹溪謂：說箇直指，早是迂曲了也。此說之下，如馬前相撲，擬眨眼來，性命已在它人手裏，安許停機佇思而後領略耶？或未能向未屙已前和身拶入，切不可匆匆草草，向聲前句後取次承當，不妨發起一片真實決定信心，向己躬下守箇無義味話，奮平生猛利身心，孜孜兀兀，拍盲做向前去也。不問三十年、二十年，但有一日光陰，做取一日久遠，信心堅、立志密，不知不覺忽爾開悟，方知此道不從人得，如啞子得夢。從上若教若禪，多少沒意智者，總向這裏瞥脫。政當做時，苟存一念外緣、一念取舍、一念愛憎、一念子，任差別情妄隨物流轉，更存一念記持學解等情識，不能應念勦絕，欲望它鑒破光亡，無異却步求前，決無有相應之時也。玉溪講主鑒公需以警策，乃扶病直筆以告之。

示勤江魏公信士

古教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其所現之身，非心悟神廓、親具正眼者，自餘皆知之，非見也。勤江信士魏公，日誦法華，篤信斯道。嘗以書來山中，予因有筆戒，不克親染。茲梅峯來，俾別書親筆以授之。然堅密之旨，縱使千佛出來，談之於口、書之於手，總不密也。古人謂：密在爾邊。但能於一切時中，單提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於語默動靜之頃，久遠純熟，忽爾開悟，則所謂堅密之旨，如十日並照，更不待第二人開口也。勉之！勉之！(某)書。

示栢西庭禪人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往往不識趙州本意，乃註解云：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信手拈，信口道，皆可答之。當時但說澗下水流長也得，陌上桃花紅亦得。祖師西來意，若如此註解得去，其頗負聰明者，皆可將文字語言一狀領過。祖師意只成言語流通，欲了死生無常，不翅抱薪救火耳。祖師意須是悟始得，或不曾真正向脚跟下真實悟去，一任你將聰明之姿併一千七百則葛藤一串穿過，說得盛水不漏。正眼看來，何異癡狂外邊走。從上佛祖眼不耐見眾生，為迷妄自蔽，不得已吐一言半句，如吹毛利劍，如熱鐵火輪劈面揮，直欲斷人命脉，獨脫根塵，乾乾淨淨做箇洒落道人，安肯教人向他語言上咂嗽，返增迷妄自投，結縛於死生之場。不惟孤負古人，而亦埋沒自己，豈細事哉。真正參學之士，盡一生向工夫邊著到，或不開悟，便[拚-厶+土]取來生後世，決定要討箇倒斷，安肯茅纏紙裹，口出耳入而已哉。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有志要決了大事者，切不得向意根下卜度，又不得將相似語言配合，但[拚-厶+土]取一生脚踏實地，壁立萬仞。參取但心無異緣，意絕虛妄，久遠不退，不愁不會祖師西來意也。栢西

庭上人宜勉之又勉之，慎勿自負聰明，墮落意地，佛亦不能救矣。老幻(某)書。

防情復性

性起為情，情生為業，業感為物。夫萬物由情業之所鐘，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榮枯禍福，等一夢幻。此吾佛之教之所以示群生，雖一本乎性，而有世閒出世之殊。世間之學，防情之謂也；出世之學，復性之謂也。防情，有為也；復性，無為也。二說不可相濫。蘇公子由注老子序，以六祖不思善不思惡之說，配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之意，一也。又謂中也者，即佛氏之言性也；和也者，即佛氏之六度萬行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佛法何以當之？此說頗類。妙喜以三身答子韶之甥所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之說，蓋一時善權方便，破彼情執而已，豈三身之理止於是哉？竊聞儒之所謂中庸者，必使人之情合乎至中，則經常之道可傳之無窮也。豈特人心為然，至若天地萬物，一稟中庸而生化，微中庸，則至眇之物亦不能自育也。內而治身，外而治國，謂中庸者，不可斯須忽忘之也。使中庸之不在，則天地萬物尋而變滅，且人焉得而獨存乎？蓋中庸乃建立生化之樞機，故聖賢舉而明之，為教化之本也。中庸施之於親則謂孝，達之於君則謂忠，及之於物則謂仁，布之於人則謂教，以至傳之於世則謂道也。是道即指中庸之體而言之，含容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發而皆中節之謂和。言中節者，乃中中庸之節也。惟過與不及，則不中節矣。既中中庸之節，則知萬物不期育而育，天地不期位而位，故情業無盡，則生死何有已也。世間之說，極於此矣。吾佛祖治出世之說，乃異乎其所聞。何則？如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之際，孰為本來面目，乃復性之大旨也。子思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之說，乃防情之極論也。然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蓋情業所感，非性理之有是事也。惟子由未嘗不知，而曲引此說者，何也？子思

言天命之謂性，指中庸之體也；率性之謂道，指中庸之用也；脩道之謂教，欲人依體用而契中庸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者，必使其舉念動心，無斯須不在中庸之域。防情之論，極於此矣。彼清淨法身，即聖凡同稟之性元也；圓滿報身，即法身所具之神通光明也；千百億化身，即法身遍在一切處也。然法身如日輪也，報身如日之光也，化身乃由光而普，性無知也，性無為也。謂復性之說，理窮於是，似未易與率性脩道者同日而語也。妙喜以復性之學會防情之教，子由以防情之教會復性之學，一儒一釋，各秉善權而融會之，使二家之說不相悖。或不之辯，則至理不勝其悖矣。或者以余說為然。

天目中峯和尚普應國師法語(畢)

No. 1402-A 天目中峯和尚懷淨土詩(一百八首)

塵沙劫又塵沙劫，數盡塵沙劫未休。當念只因情未撇，無邊生死自羈留。

四大聚成玄兔角，六根摶住白龜毛。漚華影裏翻筋斗，出沒閻浮是幾遭。

東海一丸紅彈子，流光日日射西林。世間多少奇男子，誰向總前惜寸陰。

揑目橫生空裏華，妄將三界認為家。大千常寂光明土，不隔纖塵總是遮。

愛繩牽入苦娑婆，哭到黃泉淚轉多。孰謂別離窮劫恨，通身渾是古彌陀。

迷時無悟悟無迷，究竟迷時即悟時。迷悟兩頭都拽脫，鑊湯元是藕花池。

四十八願水投水，千百億身空合空。法藏慈尊無面目，不須重覓紫金容。

正念阿彌陀佛時，寶池樹影月遲遲。更馳心欲歸清泰，又是重栽眼上眉。

濁水盡清珠有力，亂心不動佛無機。眼前盡是家鄉路，不用逢人覓指歸。

萬劫死生如重病，一聲佛號是良醫。到頭藥病俱忘却，不用重宣母憶兒。

成住壞空真淨土，見聞知覺古彌陀。但於當處忘生滅，父子相牽出愛河。

一鑪古篆一枝蓮，目挂寒空萬慮捐。清泰故家便歸得，誰分東土與西天。

禪外不曾談淨土，須知淨土外無禪。兩重公案都拈却，熊耳峯開五葉蓮。

大梵宅中無一法，於無法處有千差。回觀自性離分別，念念純開白藕花。

闇室中藏大黑蚖，未曾驅盡莫貪眠，髑髏壓碎須彌枕，帀地香風綻白蓮。

藕池無日不花開，四色光明映寶臺。金臂遙伸垂念切，眾生何事不思來。

血池乾處藕池清，劒樹枯時寶樹榮，若樂本來無住相，於無住處自圓成。

樂土本無三惡道，禽聲渾是佛宣流。當機未盡眾生界，啼斷春風卒未休。

鸚鵡頻伽遶樹鳴，好音和雅正堪聽，殷勤不斷緣何事？曲為勞生昧己靈。

自家一箇古彌陀，聲色頭邊蹉過多，狹路相逢如不薦，未知何劫離娑婆。

故鄉易到路無差，白日青天被物遮。剔起兩莖眉目看，火坑都是白蓮華。

十萬餘程不隔塵，休將迷悟自踈親。剎那念盡恒沙佛，共是蓮華國裏人。

佛與眾生夙有緣，眾生與佛性無偏，奈何甘受娑婆苦，不肯迴頭著痛鞭。

念根是一串輪珠，痛策歸鞭作遠圖。念到念空和念脫，不知身住白芙蕖。

人間天上與泥犁，勞我昇沉是幾時。白藕有根如不種，塵沙生死有羈縻。

七重行樹影交加，晝夜開敷白藕華，佛手自來遮不得，眾生何事覓無涯？

白玉毫吞紅菡萏，紫金聚暎碧瑠璃。本來自性常如此，既稟同靈合共知。

黃金丈六老爺身，白藕常敷劫外春。等視眾生如赤子，以何緣故不相親。

六時不斷雨天華，風味新奇孰有加？清旦滿盛衣裓裏，歸來重獻佛袈裟。

燭破群幽天日輪，光明中現紫金人。妙存心觀忘諸見，覿體何曾間一塵。

最初注想存涓滴，念力增深至禹門。觀盡百千香水海，不須輕放一毫吞。

獨坐幽齋萬慮逃，一團山月上松梢。不將迷悟遮心眼，盡是眉間白玉毫。

八功德水暎金沙，百寶樓臺散曉霞。更有一般奇特事，開敷紅藕大如車。

自性彌陀不用參，五千餘卷是司南。不於當處求真脫，擬逐文言落二三。

世界何緣稱極樂，只因眾苦不相侵。道人若要尋歸路，但向塵中自了心。

自心無住云何了，繫念慈尊六字名。和念等閑都打脫，西天此土不爭多。

自家一箇彌陀佛，論劫何曾著眼看。今日便隨聲色轉，這回欲要見還難。

賀了新春看上元，萬家銀燭照金蓮。展開常寂光明土，佛法何曾不現前。

示入泥洹記仲春，風前歌舞恨波旬。誰知自性黃金佛，常共千華轉法輪。

寒食荒郊盡哭天，有誰遙念老金僊？劫初埋向蓮華土，不要人來化紙錢。

初夏清和四月時，九龍噴水沐嬰兒。樂邦化主無生滅，只把黃金鑄面皮。

不懸艾虎慶端陽，惟面西方古道場。一炷爐薰一聲磬，六門風遞藕花香。

清泰故鄉無六月，從教火傘自張空。金沙地上經行處，陣陣吹來白藕風。

七月人間暑漸衰，晚風池上更相宜。遙觀落日如懸鼓，便策歸鞭已較遲。

登樓共賞中秋月，回首誰思父母邦。不問多生逃與逝，至今垂念未相忘。

誰知九日東籬菊，便是西方四色華。一箇髑髏乾得盡，百千聞見自無差。

人間十月盡開爐，深撥寒灰問有無。金色願王元是火，能燒千劫愛河枯。

群陰剝盡一陽來，五葉心花當處開。徧界枝條無著處，香風吹上玉樓臺。

臘盡時窮事可憐，東村王老夜燒錢。即心自性彌陀佛，滿面塵埃又一年。

一串數珠烏律律，百千諸佛影團團。循環淨念常相繼，放去拈來總一般。

念佛直須圖作佛，不圖作佛念何為？但當抱識含靈者，白藕均同有一枝。

念佛須期念到頭，頭頭和念一齊収，薩婆若海風濤靜，穩汎樂邦紅藕舟。

四蛇同篋險復險，二鼠侵藤危更危。不把蓮華栽淨域，未知何劫是休時。

人間五欲事無涯，利鎖名疆割不開，若把名利心念佛，何須辛苦待當來？

自性彌陀絕證修，只消扣己便相投。瞥於當念存能所，又被空花翳兩眸。

深思地獄發菩提，父母家鄉勿再迷。痛策歸鞭宜蚤到，莫教重待日移西。

要結蓮華會上緣，是非人我盡傾捐。無時不作難遭想，歡喜同登解脫船。

為存愛見起貪嗔，埋沒黃金丈六身。今日幸然歸淨社，不應仍舊惹風塵。

藕絲縛住金烏足，業火燒開車軸花。更有一般難信法，脚尖踢出佛如麻。

要將穢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仔細思量無別術，只消一箇念心堅。

七重密覆真珠網，三級平鋪瑪瑙堦。安養導師悲願切，遙伸金臂接人來。

寄語娑婆世上人，要尋歸路莫因循，銀山鉄壁如挨透，千葉蓮花別是春。

長鯨一吸四溟乾，自性彌陀眼界寬。眉裏玉毫遮不得，珊瑚枝上月團團。

六時扣問黃金父，赤子飄零幾日歸。話到輪迴無盡處，相看不覺淚沾衣。

朝參暮禮效精勤，金沼蓮胎入夢頻。粉骨碎身千萬劫，未應容易報慈親。

纔要歸家即到家，何須特地起咨嗟。門前大路如弦直，擬涉思惟便是差。

一鈎蘿月照松龕，門外無人宿草菴，萬億紫金身化主，不離當念是仝參。

諸苦盡從貪嗔起，不知貪欲起於何。因忘自性彌陀佛，異念紛馳總是魔。

勢至曾參日月光，教令存想念西方。自從親證三摩地，不離慈尊左右傍。

泥牛耕破蓮花土，鉄馬蹈翻功德山。自性彌陀渾不覺，猶將心鏡照慈顏。

道人別有惟心土，不屬東西南北方。眨得眼來千里隔，難將彼岸當慈航。

觀經一卷是家書，日落之方有故居。多辨資糧期蚤到，免教慈父日嗟噓。

兄呼弟應念彌陀，要與渾家出愛河。辨得此心常與麼，直教佛不奈伊何。

跳出娑婆即是家，不須特地覓蓮華。娑婆不異蓮華土，自是從前見處差。

昔有士夫吳子才，扣棺日日喚歸來。雖然跡未離三界，已送神栖白藕胎。

蓮華國土無金鎖，聞見堆中有鐵圍，透得目前聲與色，百千賢聖合同歸。

活計惟撐一隻船，流行坎止只隨緣。古帆幾度張明月，滿目純開佛海蓮。

船居念佛佛隨船，常寂光搖水底天。兩岸中流如不觸，枝枝紅藕發心田。

破曉移船直過東，滿帆披拂藕花風。一尊自性彌陀佛，出現扶桑照眼紅。

船上西來憶故鄉，四花池上晚風凉。飄零不奈歸心切，一片輕帆掛夕陽。

任運移船過水南，不須向外覓同參，自家屋裡彌陀佛，念念開敷優鉢曇。

船駕天風南北方，風河月渚暎心光。忽移念入同居土，不覺渾身在藕航。

舡住東西南北了，依然不離古灘頭，等閑撥轉虛空柁，香氣滿航花滿洲。

若不行舡便住家，從教門外拽三車。笑看火宅深深處，陸地純開水面花。

現成公案純商量，曉磬頻敲蠟炬長。晝夜六時聲不斷，滿門風遞白蓮香。

心中有佛將心念，念到心空佛亦忘。撒手歸來重撿點，夜開紅白間青黃。

念心如影每隨形，靜閙閒忙不暫停。打破形軀和影滅，西天此路絕途程。

清旦黃昏禮懺摩，低頭泣告老彌陀。輪迴六趣知多少，誓欲今番出網羅。

扶出頂中紅肉髻，拂空眉裏白毫光。阿彌陀佛和聲吐，曠劫輪迴一念忘。

金沙池上無紅藕，赤肉團中有至尊，千聖頂[寧*頁]移一步，等閒踢倒涅槃門。

六個驢兒拽轉車，雨餘泥滑路猶賒。阿彌陀佛悲心切，痛策歸鞭欲到家。

念彌陀佛苦無難，入聖超凡一指彈。除却彌陀存正念，萬般聞見不相干。

是非莫辨事休尋，更遇繁難莫怛心。常與願王眉[病-丙+斯]結，百千魔惱不能侵。

彌陀西住祖西來，念佛參禪共體裁，積劫疑團如打破，心花同是一般開。

講座平分性相宗，相成相破不相同。竭來講到花池上，菡萏何曾兩樣紅。

佛教白衣持五戒，律云五戒未全修。那知六字真經裏，八萬威儀一句收。

六方佛出廣長舌，但讚娑婆念佛人。須信白蓮華世界，無時不散劫數春。

動地驚天勤念佛，搥門打戶勸修行，問渠因甚麼如此？只怕眾生入火坑。

便就今朝成佛去，樂邦化主已嫌遲。那堪更欲之乎者，管取輪迴沒了期。

念佛不曾妨日用，人於日用自相妨。百年幻影誰能保，莫負西天老願王。

富貴之人宜念佛，黃金滿庫穀盈倉。世間受用無虧缺，只欠臨終見願王。

貧乏之人念佛時，且無家事涉思惟，赤條條地空雙手，直上蓮臺占一枝。

老來念佛正相當，去日無多莫暫忘。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是越苦海慈航。

盡道少年難念佛，我云年少正相當。看他八歲龍王女，掌上神珠放寶光。

身膺宰相與朝良，蓋世功名世莫量。自性彌陀如不念，未知何以敵無常。

一等師家每勸人，自心三昧不精勤。身居淨白蓮華土，空把彌陀播口唇。

一般平等惟心土，貴賤賢愚沒兩途。漆桶要教連底脫，大家齊用著工夫。

機動籟鳴惟自然，不談淨土不談禪，若於句外同相委，百八摩尼一串穿。

中峯和尚懷淨土詩一百八首。

(右懷淨土詩者，中峯和上之所作也。詩凡一百八首，取素珠之一周也。予嘗為書其全稿矣，茲特采其要者，再為書之。憫群生之迷塗，道佛境之極樂，及其成功一也。)

(大德五年春三月戊申，　弟子趙孟頫書。)

(已上數語，子昂親書石刻法帖之跋語也。)

(佛法金湯編十六云：孟頫字子昂，興人云云。懷淨土詩跋亦具載之。可見初書全編百八首，後撰其要五十八首書之。)

No. 1402-B 中峯和尚和馮海粟梅花詩百詠

自香自色自生神，察變知機始悟真。梁宋以前渾未識，羲黃而上有斯人。兩三蘂得奇偶象，南北枝分混沌塵。勘破本根玄妙處，一團清氣一團春。

覺非恍惚夢非神，雪後霜前分外真。踈影暗銷三酎月，半聯悽斷獨吟人。歲華搖落孤根在，江驛荒凉往事塵。碎嚼幽香清可些，玉妃無復更臨春。

分得孤吟為寫神，花光何必更傳真。細看古道臨風樹，疑是西廂待月人。半醉半醒烟外玉，欲無欲有雪中塵。綠衣起舞羅浮曉，知又凡間幾度春。

說到幽芳倍爽神，更嘗親見去年真。乾坤一夜開吟國，風雪半山來故人。清籟無聲含道氣，凌波有步起香塵。知心妙在琴心外，三疊盈盈十指春。

環珮飄飄見谷神，幾生修得到清真。玉皇按裡三千載，青帝宮中第一人。羌管有心催造化，楚騷無語問音塵。從今不慣閻浮熱，冷淡相看萬斛春。

粲粲飛瓊妙入神，風前應欲問真真。晚來東閣詩成趣，寒沁孤山鶴喚人。酷愛陰何行素志，生憎徐庾墮嬌塵。碧匳對影禁清瘦，香落枯梢水亦春。

羞學時粧媚洛神，半溪澄碧自凝真。青開柳眼好窺客，黃撚蜂須冷咲人。沈水醒回鴛井夢，屏山隔斷馬嵬塵。錦窠行樂相思地，幾點微酸薦晚春。

潛心物理自通神，參透走天面目真。萬古不磨枝上易，一華自識畫前人。陽明氣象夜亭午，靜極胚暉曉閣塵。三十六宮生意在，拓開宇宙未成春。

玉簫吹處暗驚神，向暖瑤臺逸韵真。泉石幾年雲冷鶴，關山萬里月愁人。香凝深雪調風味，影落寒窓枕隙塵。檀板金罇久岑寂，微吟不減昔時春。

忽向林間見玉神，或疑真處又非真。九天靈魄有生意，一殿新粧出內人。斜照窓紗斜照水，半隨風信半隨塵。詩翁不詠前身瘦，寫入溪藤萬種春。

生香不斷黯迷神，誰倩精神盎所真。漢水弄珠寒照影，松風飄袂夜驚人。可能讓雪三分白，敢掠遊空一點塵。浩氣騰騰天以上，肯隨花月趁妖春。

巖谷幽栖獨煉神，山靈有意共成真。半枝殘雪定中衲，一片野雲方外人。作如是觀清淨種，照無色界幾千塵。天機尚欲含消息，未遣野猿啼破春。

冉冉天風氣逼神，吟邊清思迹通真。小牕相對初疑雪，明月一來如有人。應物現形須變識，即空是色總歸塵。憑誰問得枝頭意，太極圖中字字春。

目送空山遠駐神，似曾相識倍情真。半牀素被鋪寒玉，一幅生綃畫美人。爽氣氷姿欺國色，悵隨哀曲黯京塵。三郎正愛霓裳舞，珍重椒房自惜春。

花前月下黯凝神，一鶴西來訪子真。蒼鬢暗憐姑射面，素衣夜怯廣寒人。大千世界迷香霧，十二樓臺鎖玉塵。箇裏玄關休為問，如何藏得許多春。

精彩[怡-台+孕][怡-台+孕]照水神，清孤映出本然真。瓊田萬頃無情夜，鉄笛一聲何處人。呵凍成吟寒到骨，迎風索咲瘦驚塵。繁華晴昊誰招得，又為明年讓小春。

一夜風神約海神，盡將天巧賦瓊真。烟霞深處藏孤跡，水月光中見似人。鼎實收香清曉夢，氷梢描影冷飛塵。放翁憶共芳華宴，百榼淋漓滿屋春。

玉為乞骨水為神，探得前村意思真，種在范先誰治講？愛從逋後正愁人。禹梁深鎖龍囊迹，蜀膝吟餘鶴巢塵，猶記石屏曾止渴，獻氷分碎一壺春。

白雲堆裏曉飛神，道骨修然一太真。古岸埋香多是雪，寒巖欹影四無人。因風寄遠愁應老，坐雨辭粮恨未塵。賸欲巡詹賦歸隱，共君心事答閑春。

雪天添得好精神，似向瓊寒訢玉真。一點芳心憑驛使，半梢清影伴詩人。消沈今古醉中趣，葬盡風流瘦外塵。君若有情終有待，肯教空老故園春。

斷橋斜處挹花神，認得花神體態真。肯向黃昏求對月，未應太白敢嬌人。氷霜冷面磨堅操，鉄石剛腸厭軟塵。斗轉參橫情耿耿，不禁吹動麗譙春。

誰將幽懶癖心神，白石清泉養性真。山脚暖融三尺雪，林端香引太初人。嫩椒綻粉迎先旆，老蜜塗黃厭後塵。試向靜居閑探索，六陰極處獨回春。

征路愁迷暗動神，穿林入谷自尋真。亭亭有影冷移玉，默默無言空悵人。夢斷陽臺半雲雨，淚寒青塚幾砂塵。餘芳消歇繁華起，埜水蒼烟意自春。

記得瑤池幾出神，浪滔物表映登真。東君著意怜深雪，午夜吹香動玉人。官路野橋應動興，雪階月地不生塵。有時空撚青梢憶，愁裏狂呼軟脚春。

凄凉庭舘獨栖神，疑是廬陰立詠真。一雪不知園裏樹，萬妃渾似月中人。愁思曉夢徘徊意，清隔玄都縹緲塵。誰道此生羞淡泊，最高寒外有餘春。

不知若箇主天神，放出仙扃一貌真。舞袖自憐回雪意，横簫應記浣紗人。王恭鶴氅還同潔，嚴子羊裘未必塵。看到夜凉奇絕處，不須銀燭照青春。

鱗鱗蘚樹暗藏神，幻得幽花意度真。天地中間一清友，湖山隱處九原人。誰能酌酒歌遺些，我獨携詩吊往塵。若又相逢二三月，兔葵燕麥亦傷春。

眼花落井眩双神，雪步迢迢見欲真。淡墨畫圖横玉影，黄昏庭院倚欄人。唾茸猶認窓間跡，啼粉空餘鏡面塵。消得黄金鑄成屋，年年雪裏貯芳春。

曾約菩提一樹神，浣花深處共參真。雪深林下維摩室，石冷巖前面壁人。七返九還觀色相，三空四諦悟根塵。頭頭總是華嚴界，野室孤雲自在春。

丹青誰為巧傳神，延壽雖工未即真。日外空歸瑤珮影，雲邊愁老綠衣人。飢蜂冒雪身遊絮，病鶴眠苔跡妬塵。白玉堂前纔一樹，重重門戶不關春。

江空歲晚暗傷神，忽見南國曉樹真。竹外横斜驚木客，水邊梳洗妬氷人。羞將獺髓明塗臉，忍使龍涎暗濕塵。冷興已從天際去，應須撥雪遠尋春。

風清雪暖氣浮神，踏徧苔痕未見真。一曲香山半窓月，千年華表九霄人。檀心遠覺雲心薄，玉態回看粉黛塵。可惜柴桑無双字，至今遺恨幾經春。

江路行行冷襲神，不知何地覺玄真。豈無明月共千里，曾對此兄今幾人。終古歲寒堅友好，滿空氷雪洗襟塵。我還擲筆修書史，名節輸君獨擅春。

溪光山色曉開神，氷柱擎天太逼真。清傍小橋低厭雪，冷凝隻眼半窺人。釵横亂鬢粘雲影，玉滑酥融却醉塵。何處貴遊張步帳，獨嫌純素不描春。

誰遣東皇太乙神，來從花下會群真。玄裳縞袂雪堂賦，玉骨氷姿月殿人。靜覺寒波嬌入溜，動宜香霧細飄塵。此身却老青陽境，爭得兒家一咲春。

水中仙子鏡中神，夜夜相携入夢真。隴鴈哀殘埋玉地，朔風吹老弄蟾人。寒添灞上双眉凍，愁厭江南幾屐塵。雪裏不嫌情味苦，一枝占斷九州春。

殘紅色萼半怡神，始向窮邊露一真，銀杓露中香入酒，玉嬋娟外影隨人。素襟挽雪情無奈，寒鴈凌空流不塵，莫道年殘墮行色，過年猶對物華春。

紛紛雪片自精神，況有楊州句入真。傍水似看修禊事，飛鈿應學墮樓人。三生石上驚前夢，羣玉山頭出一塵。空對蔚宗懷陸凱，折來不壽一枝春。

誤將歲月比容神，強自疑猜恐未真。雪裡苔枝迷半樹，郵傳香信寄何人。子鄉對雪寒驚膽，蔡琰聞笳恨入塵。應向崑山採瓊藥，鍊成魂魄傲長春。

逋仙一去筆無神，幾向湖濵憶素真。水影瘦横青玉案，月香冷浸白衣人。霜禽偷眼餘寒在，帟帳孤眠昨夢塵。我亦清癯心似鉄，醉吟新句重怜春。

天將清白賦姿神，自有生來只任真。茅舍凄凉閑故步，玉堂富貴一陳人。淡烟斜月籠寒玉，流水行雲恨遠塵。兀兀窮山慣憔悴，醉眠石枕暗酌春。

年來領嶠獨遊神，琪樹林中骨相真。曉起白迷烟外策，夜深寒醒酒邊人。玉環飛燕誰驚幻，西施王嬙總泣塵。爭似枯荄亘今古，陽和動處自然春。

水村雲郭慣馳神，閒淡生涯自得真。李氏香中半孤影，林家鶴外一全人。橫溪咲我吟心苦，墮砌羞渠醉眼塵。千種芳菲總凋喪，還因底事獨行春。

愁啼竹錦謾勞神，幾樹參差意自真。雲外遠疑持漢節，山深近似避秦人。半梢破蓼猶凝竚，一膝趨空不碍塵。多謝化工憐寂寞，夜闌留月伴嬌春。

瓊林瀟洒一半神，誰道瑤英敢奪真。老眼驚看江上路，孤身愁憶隴頭人。冷浮岑嶽回新棹，清入沈箐逐暗塵。瘦不勝衣雲態懶，闌干月午奈何春。

夜半霓裳悅羽神，寒蟾皓皓露天真。山中便覺有詩思，江外自來無俗人。百斛量珠丸絢色，幾枝閒綵傲芳塵。伊誰錯作梨花夢，喚起閑愁斷送春。

花裡相從問鶴神，何當蛻骨似西真。八千勇士衝冠氣，百萬顛崖辟谷人。老去但知雲水癖，生來未識綺羅塵。幾時心緒渾無事，閑却江頭醉挽春。

橫影伶仃似有神，半清淺處獨呈真。數枝冲淡晚唐句，一種孤高東晉人。上苑青房誰耐雪，廬山玉峽肯蒙塵。是中天趣那能識，惜被東風漏泄春。

憶得年時夢裡神，分明似識廣平真。嫩寒初透臘前藥，老氣欲驚天上人。誰御鈆華掩晴晝，肯將縞帶落囂塵。深冬賸有生生意，粉蝶如知更恨春。

借問司華后土神，向來玉蘂幾分真。縞衣香引張帆駕，白扇寒遮舉轡人。羞淡獨能償素約，偷閑未肯沒黃塵。狂吟若也知天道，瘦得天公更怯春。

俠骨稜稜氣喚神，庭前剛被月摹真。苔封石猒何年樹，雪虐風饕孤節人。佳瑞似開鸞羽彩，偷妍不襯馬蹄塵。粲然玉骨誰同笑，忍道靈妃欲訴春。

霜風吹起半空神，綽約仙裳見道真。照日不消凜雪艷，冲寒欲訪暮山人。羅屏翠幕堪囲玉，紫陌紅樓敢杭塵。幾立溪橋愁正遠，暗香清透一腔春。

山深深處冷披神，美藥含枝識幻真。吟對瘦怜寒夜影，折看愁殺故鄉人。水雲弄月成三變，玉雪吹凉試六塵。堪咲插桃評鬼智，漆園應是重慚春。

吟損東溪百倍神，謫仙共我寸心真。幾明幾滅月中魄，三沐三熏玉表人。雪欲肆斯空亂眼，風還簿惡不粘塵。杏唱嘆息開元宴，應恨故園早占春。

夜來曾與洞天神，飛向仙都對九真。鐵面冷於吹劍客，石心深似臭蘭人。枝横月觀瓊瑤珮，片落風臺玉粉塵。玄鶴無聲唳空[澗-日+活]，短歌一醉太和春。

花於雪裏獨稱神，點出寒珠顆顆真。先領一陽來故日，應從九地作歸人。香中別韻開清境，世外高情作暮塵。回顧武陵溪畔客，幾村烟水尚迷春。

一物由來具一神，枯槎獨占木中真。影多有意相干月，香本何情自動人。嶺表凍雲迷遠望，溪南晴雪掩輕塵。千林喚醒幾黃落，分付伊祁咲領春。

粉月披風巧照神，龍綃半露玉為真。冷光自照眼前色，癯影欲欺雲外人。鳳隻鸞孤情抱獨，麝濕屏暖景消塵。睡棠只解成妖夢，未識山間一段春。

寒勒花遲欲養神，新陽早把膽窺真。蜂胎蟾魄長生殿，玉液金膏得道人。變態似同雲出岫，背時不與俗同塵。洛中紅白誰家女，還憶元微滿座春。

夜窓吟入靜留神，調護風寒得趣真。一氣不凋三益友，十年又送幾佳人。紛紛著樹烟迎雪，漠漠浮雲月漾塵。乞與徐熙畫新景，未應傳到筆頭春。

自是蓬壺陸地神，黃雲端襪訪溪真。仙容不老最牽興，浮子無詩可對人。靜愛龍舒參眼識，愁怜江總落歌塵。松風亭下留連處，悽慘荒荊忍放春。

凍影誰怜野外神，踈踈淡淡自修真。幾苞寒白半凝泪，一信清香太惱人。風雨起予懷舊感，江山悔我老紅塵。角哀已矣伯桃死，此日空遺雪對春。

夢來曾憶二郎神，花影愁端語最真。月浸一庭寒水玉，夢驚孤枕斷腸人。不堪往事從頭看，縱欲新吟得句塵。啄木敲門窺我醉，四山寂寂鳥啼春。

憶昔君平勘卜神，青衣應是日時真。雲間巫女多嬌面，浴出楊妃一麗人。竹葉盃無苔砌月，荳荄灰暖紙窓塵。驚時恐落群芳後，先到名園逐上春。

結綺吟餘暗愴神，東昏猶自記前真。七哀有感驚愁眼，一句流空惜幻人。幽興遠迷葱嶺雪，寒華清洗洛陽塵。想應飛墜仙京去，鈿合金釵誰寄春。

萬花同氣不同神，玉立孤標迥出真。雪外驚看三五蘂，山中知識幾千人。香還有分歸吟料，影欹無眠敲幻塵。役損東皇吾老矣，可曾羞妬錦宮春。

遣情極像自枯神，似□吟□□□真。月曉憶同林外飲，酒醒愁悵曲中人。荒溪獨步山初靜，寒影相持雪亦塵。每惜半簷風露重，起披玉毳伴瓊春。

紫微垣裏一魁神，謫向蓬瀛領眾真。十月具形分浩氣，九靈司命註瓊人。危根必露應知妄，種智圓明不隨塵。地位清高太孤潔，眾香并盡世間春。

廣宣筆法幾研神，妙得花中品格真，點雪半粘風外迹，輕烟斜隔竹西人。寒庭尉眼凉□□，清欲飛空拭瘴塵，憶到霜鐘趁粧洗，年前年後為誰春。

朵中飛下玉霄神，仙韵嬌妹一粉真。氷曉浴乾銀浦水，雪籬愁損草堂人。名姬駿馬空詞筆，廢苑荒苔老戰塵。凍埜蒼茫天四慘，兩行歸鴈獨傷春。

瞥聞香過欲飄神，林迥風清水漾真，空外忽來花鳥使，雲端應占蘂宮人。許瓊飛柏愁擎句，弄玉排簫點落塵，引領羣仙朝帝所，仁羅亭上遠生春。

霜雪園林幾役神，天怜吟客對空真。一爐荀令香澄水，半艷徐妃粉媚人。愁絕不禁傷歲暮，情深渾欲怨風塵。古根已學蒼龍蟄，怪底嚴冬早發春。

黃垓滿眼正昏神，愁見踈林幾朵真。南國有香熏醉夢，北風如陳戰羈人。十分孤靜徧宜晚，一味清新不染塵。瘦倒寒郊誰喚起，坐間吟到玉堂春。

天開奇觀付詩神，慘淡經營幾暮真。說夢室中長記夢，覇陵醉裏半疑人。逾年藏白應栖粉，對雨同香似隔塵。失笑槁釗木芍藥，室閑妖冶閏妍春。

嵐陰飛處暗迁神，密吐孤芳自適真。倒影欲窺臨水鏡，斜枝似傍有情人。海寧夔峽幾清曉，金谷銅駝一樹塵。懷逐何須嘆遲暮，滿頭白髮且簪春。

一樽酬罷楚江神，芳信冥冥欲授真。總道無情還有思，忽疑是影又非人。雪消頓覺雲隨夢，月落難堪笛怨塵。最是客情恨不穩，擁衾危坐獨愁春。

驂鸞駕鶴下三神，病眼雖昏看亦真。閑曉一沈斜影月，釣天九奏步虛人。粉霜寒泣瓊闌淚，蘭麝清飄素襪塵。好似虹霓屏上景，溫泉宮裏各呈春。

瞻勝天中放谷神，羣仙騎鶴正朝真。淡香絕色本何種，入聖超凡只此人。老大暗驚殘歲月，寂寥空對古烟塵。問渠橘隱應知否，變作飛龍有幾春。

華間一見主林神，冷看烟霏半頰真。手撚梢頭痕記月，眠醒香外氣迷人。濕雲不動藏深碧，殘雪初消盎暖塵。羣木自知天意惜，直從身後始爭春。

御爐熏徹太羅神，永夜橫杓對七真。浩劫剛風開楚氣，清晨弱水度星人。綠毛公鳳羽翻譜，丹鼎胎禽迹化塵。獨媚玄英長不老，海桑知變幾番春。

月色微明誤變神，玉臺弄粉記顏真。要知翠羽空陳迹，未必鷄林曾化人。孤根遠看驚薄暮，新詩故夢悵前塵。凍蛟危立寒鱗甲，縱有青錢不買春。

飛爽浮幽逞雪神，空江烟浪似愁真。本無世上傾城咲，曾向軍中止渴人。曝暖釀寒時逐迹，梳風洗雨意超塵。山川未斷精靈氣，獨為殘年作好春。

妙向羣芳翫五神，空中亹亹自怡真。月天花地幾心事，江國溪山一主人。欲咲還愁羞解語，乍來忽去眇游塵。芳姿不怕消磨盡，半點溫柔爾許春。

粉□□□□消神，未許瓊花巧妬真。一派珠幢迎羽客，半機氷織駐蛟人。移將天上行霄魄，化作樽前弄影塵。誰共水曹標粉序，陵風洒泣兔園春。

螭身虬尾老形神，吐出生枝色鬪真。雪興欲乘遊剡棹，露簷應恨射鵰人。宜晴宜雨寒滋韵，含態含情曉沐塵。一領年芳知赴約，何須羯鼓更喧春。

困坐無端遣睡神，忽來詩思欲升真。逢君雪月双清侶，老我風霜百感人。身世飄零知有恨，心腸苦淡暗羞塵。從教物態隨季改，日暮天寒不計春。

萬玉囲庭照萬神，懶然短幅對横真。吟看庾嶺浮香意，清厭巴山嚥酒人。月殿霜宮憐舞影，氷崖蘚壁障妖塵。望中或見臙脂雪，一様情懷兩様春。

不遮一葉露全神，似見風流賀季真，天與吟情開太古，月兼清影恰三人。寒欺雪岸有餘白，清洒氷簷不到塵，但見新題緇東壁，倚闌留看大家春。

五出堂堂奪眾神，獨於靜處見孤真。旃檀國裏天然韵，簷蔔林中玉様人。臘雪幾回埋不死，寒泉一點淨無塵。世間尤物知多少，敢向枯梢閏早春。

綠窓深鎖筆頭神，健步移來影脫真；夙昔憐渠有清致，平生喜我作幽人。竹奴雅好曾前席，礬弟高風又兩塵；忽問臨笻識盃酒，一分牢落一分春。

清修不做五方神，烟外誰開半額真。淚眼未晴寒滴乳，白頭如雪老催人。長天蒼莽增遺慨，遠水微茫泯去塵。安得唐昌重邂逅，快鞭追騎玉峯春。

縱有多情不亂神，咲渠桃李雨餘真。翠生寒袖愁籠月，玉墜嬌雲酷傍人。三□□□□隱韵，幾千百劫入空塵。壽陽去後遺風遠，搔首含章一夢春。

勒住霜林萬古神，香根杳杳出花真。岩隈弄月驚山鬼，墻外迎風咲路人。玉潔氷清宜抹素，粉消骨朽不隨塵。九英射隙光芒起，元稹文章拍拍春。

瘦倚踈籬出半神，雪風吹面冷含真。晴曛香素誰邊玉，影暈氷簷若個人。已見聖蜂先採探，肯隨夢蝶久成塵。寒林忽忽東方白，愁醒一瓢天地春。

海角天涯憶故神，村村烟雨未逢真。南寒北暖變騷體，西沒東生逐往人。幸有老坡衣鉢在，空怜和靖屋檐塵。集英記得曽遊地，回首慈恩黯黯春。

上無復色氣何神，道力堅凝鉄鑄真。受死忍寒憐老骨，回光返照見孤人。天孫巧約和誰測，仙客清標肯自塵。半夜有來雲外鶴，蓬萊宮主闖先春。

收拾餘香薦內神，雲端隱隱見靈真。舘娃宮起鳳城暖，蔓綠堂深艮岳人。曉肉繁滋高樹外，寒姿消落碧天塵。誠齋新有憑妖說，驚散桃符句裡春。

幽爽冷然自悅神，相逢渾欲問仙真。氷花晴沈湘妃曉，露竹寒驚越地人。風月夏盟千歲上，江天凉觀一時塵。桃枝逐翠休疑似，細詠昌黎雪共春。

有句安能泣鬼神，孤鸞妙曲屬希真。夜深瘦影偏宜月，雪後清香欲沁人。東閣共來吟正苦，西湖可往跡應塵。功成調鼎君知否，要使淵淵宇宙春。

花開臘底覺仙神，一種靈根絕妙真。五月熟成金彈子，三冬藥綻玉樓人。龐公遠陟來推勘，常老端然不惹塵。箇樣酸心誰委悉，肯同雪曲與陽春。

中峯和尚和憑海粟梅花詩百詠卷(終)

No. 1402-C

一華五葉之書，天目中峰幻住和尚之所著也。闢義學之見封，發正宗之玄閟，其言富，其理勝，引古援今，咸有據焉。昔吾祖菩提達磨大師首來震旦，揭示靈山奧旨，直接上根，故有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語。自可祖至於大鑑，芳聯燄續，派列枝分，繩繩而不絕者，良有以也。然非離文字言說，捨名相筌罤，斷路布葛藤，碎聖凡窠窟者，未易窺其彷彿也。禪師握慧劒於生佛未具之先，徹法源於覺海重淵之底，雅志丘壑，孤風絕攀。故其書之出也，回佛日，障狂瀾，為百世之光明幢者，宜矣。休居叟既續後序之歌，而其徒惟則首座復請引其首，不可辭。　時泰定二年十二月廿七日，　金陵鳳臺休居叟清茂書。

No. 1402-D

一華五葉，相傳最初達磨；八面四方，湊泊此集中峰。以菩提種，徹境內玲瓏；以耆婆藥，除世間病惱。真見松柵拔地，俱忘荊棘參天。如是芬馥舌根，熏聞宇宙；抑使清凉樹子，芘蔭兒孫。是年泰定丙寅燈夕後六日，　老學人前集賢待制馮子振稽首。

No. 1402-E

少林直指無枝葉，接響承虛自言說。潦倒中峰力掃除，據古明今成漏泄。行藏我已知其端，扁舟出沒烟濤寒。太湖嚇殺李八伯，不許餘子探頭看。擬得寒山詩幾首，空裏猛風翻石臼。飄落人間幾箇知，露柱燈籠開笑口。祖師心印書作銘，險中之險平中平。當頭一句道什麼，摸著鼻孔開雙睛。我本無心誰欲辯，還與不還須自見。瞿曇徹底老婆心，慶喜多聞乘巧便。我觀幻住歌幻篇，舌頭不動萬口傳。一華五葉謾流布，入壟垂手宜當然。祖翁活業終難賣，松竹引風虛揑怪。未免勞佗箇幻身，幻化光中償幻債。阿呵呵，倒流三峽傾銀河。縛茅踞坐獅子口，要勘昔日燒菴婆。陽燄空華，休居撮拏。續長歌之後序，援幻住之幻窠。大千揑聚能幾何，撒開兩手何其多。　天目中峰和尚一華五葉之書既成，乃自歌長句為後序。其門人惟則首座出以為示，求題其後，因次韻云。

泰定二年臘月望日金陵鳳臺休居叟清茂

No. 1402-F

佛祖別傳之旨，如十日懸于太虛，無毫髮隱蔽，非講較持論而能造詣。惟大根性乃能洞達，迥無依倚，超出聖凡情量。然後提金剛王寶劒，殺活自由，擒縱自若，著著有出身之路，方堪續佛祖慧命也。獅子巖中峰禪師，徹法源底，廓同太虛，百千無量妙義，皆從性海中滔滔流出，自然超宗越格，破胎息妄傳，正合圓悟祖師意。闢義解流，謂從信心銘起，亦古人未論至此也。擬寒山百篇，辯七徵八還，及說如幻法五者，總名曰一華五葉，無非發揚佛祖向上一著，如珠在盤，不撥自轉。非具大眼目，破的大鉗鎚手，未易入其閫域，與之共議也。

延祐庚申夏　　徑山　希陵　題

No. 1402-G

右一華五葉集，乃普應國師在世所自著定，而後編入廣錄者也。吾山中有二本，其一則元朝所刻，其一則吾邦古刊，對之全同，盖翻刻也，與廣錄中所載者非無差舛。書賈欲別刊而行之，然未克速就，故請余就廣錄之本正之，乃其字誤者改之，其語異者標之，并補序跋，俾世人若見本集，而其卷次本如國師自敘所云。今依廣錄所次，更為三卷，故注舊目於題下，覽者諒諸。

明和六年己丑夏日　　此山(玄淵)謹書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